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0期（民國109年12月），63-10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山東濰縣拘留營的日常飲食面向：以英籍外僑的視角為中心（1943-1945）[*]

張勤瑩[**]

摘　要

近年來，中外學界逐漸關注西方平民外僑的戰時經歷，並且運用日記、回憶錄、傳記及口述史，來分析他們的生活條件。相關討論中，鮮少專門從飲食面向深入探討這些以英籍為多數的外僑在拘留營內的處境。本文以山東濰縣拘留營的日常飲食為討論核心，分析這些英籍外僑的拘禁經驗及飲食記憶，勾勒拘留營生活的具體面貌。本文首先釐清幾個關於濰縣拘留營的基本問題：其一，日方管理該營的立場與作法？其二，拘留民群體在營內的生活概況為何？其三，飲食資源的分配如何影響拘留民群體在營內的行為？其次，本文從飲食層面分析濰縣拘留營的運作，主要涉及食材種類與來源、食材應用與料理方式、廚房運作與廚工職責，以及甜點社交等議題。最後，本文進一步論證日方允許下的自治權利，此可視為促成拘留民群體致力於維持濰縣拘留營良好運作的基礎；除了證明該營在性質上有別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集中營，同時也展現拘留民落實正常化秩序的方法。

關鍵詞： 濰縣拘留營、配給制、飲食記憶、西方平民外僑、敵國人集團生活所

---

*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12月14日。
**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　言

據統計顯示，二次大戰時期被日軍拘禁在亞洲的西方平民外僑，人數上與戰俘相當，約為 13 萬人。其中，在中國，約有 9,350 位西方平民外僑受到拘禁。然而，從英語學界出版的二戰史研究成果觀之，探討西方平民外僑被日軍拘禁在亞洲的議題，能見度卻往往不及軍事戰俘的討論。[1]據此，Bernice Archer 歸結出兩點理由：一則，受歐洲中心論的影響，使得這些戰時在遠東地區的西方平民外僑，重要性備受輕忽；二則，戰爭論述多半強調男性氣概的經驗，或以前線戰場的記憶為主。[2]事實上，這些西方平民外僑受日軍拘禁的情況不只長期受到忽視，他們的戰爭經驗也需要更多的細節來釐清。[3]

從 1942 年 11 月開始，日軍為了有效監控這些不具軍事身分的平民外僑，分別在中國設置多處大小不一拘留營，除了上海地區之外，北有山東濰縣（今濰坊市）拘留營、南有香港赤柱拘留營。[4]針對這類拘禁空間，日軍方面特意

1 西方平民外僑被日軍拘禁的人數與戰俘人數相當，但是戰俘的致死率高，主要與戰俘負擔繁重工作有關，且日軍迫使他們為戰爭相關的工業付出大量勞力。關於這些被拘禁在亞洲的西方戰俘和平民外僑的總人數與死亡人數統計，參見 Kevin Blackburn and Karl Hack,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4-5.　該書集結多位研究者的討論，有助於為這些長期被遺忘的西方平民外僑發聲。書中討論的「亞洲」案例多以東南亞的情況為主，而本文則是關注山東濰縣拘留營，讀者可就此對照日軍在亞洲其他地區建立拘留營的情況。筆者在此感謝審查委員提供此一書目。

2 為了呈現西方平民外僑在亞洲戰場的拘禁經驗及其多元性，Bernice Archer 特別以拘留民的性別與年紀分類進行探討。Bernice Archer, *The Internment of Western Civilians under the Japanese 1941-1945: A Patchwork of Int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8.

3 Christina Twomey 以平民為主的澳洲籍拘留民為例，指出這些人的戰爭經驗長期受到忽視，使得在紀念太平洋戰爭的相關慶典上，他們的地位仍舊不彰。然而，他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並不亞於戰俘。Christina Twomey, “Remembering War and Forgetting Civilians: the Place of Civilian Internees in Asutralian Commemorations of the Pacific War,” in Kevin Blackburn and Karl Hack,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pp. 210-223.

4 位於揚州城東南區的揚州拘留營，前身則是隸屬於美國聖公會（American Church Mission）創立的教會學校。有關上海一帶拘留營的研究論著，參見熊月之，〈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述論〉，http://www.historyshanghai.com/admin/WebEdit/UploadFile/IntrodYZ.pdf （2015 年 3 月 20 日檢索）；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課題組，〈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http://max.book118.com/html/2014/0128/5722066.shtm （2014 年 9 月 20 日檢索）。連玲玲，〈從自我書寫到公眾展演：

採用專有字詞稱之，包括漢字「敵國人集團生活所」，及英文“Civilian Assembly Center”（C. A. C.）。[5]

近年來，中外學界逐漸關注西方平民外僑及其拘禁經驗。這類研究的特色之一，是普遍運用日記、回憶錄、傳記或口述史材料，來分析平民外僑個別或群體的戰爭記憶，[6]有助於釐清拘留營的性質，及其與軍事戰俘營（prisoner of war camp）、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之差異。[7]但是，回顧戰後至今的相關討論，可以發現這些以平民爲主的外僑，在中國的拘禁經驗仍受到不少誤解，甚至被以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來類比他們在中國的遭遇，導致這些經歷者必須針對錯誤的同情與想像做出回應。因此有人指出，相較於他們待在日軍設置的平民拘留營，戰時英國社會的處境更顯危急：

艾佩琪（Peggy Abkhazi）的戰時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6（2014 年 12 月），頁 49-93；Ling-ling Lien, “Writing History on their Own: War, Identity and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Old China Hands,’” *Global Europe: Basel Papers on Europ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No. 110 (2015), pp. 1-22.

5 二戰期間不乏有傳教士透過差會刊物向母國讀者介紹“Civilian Assembly Center”一詞，說明該詞乃是日本人用來解釋此一拘禁外僑的戰時空間，以此取代“Segregation”（隔離）一詞。參見“Dear Fellow Workers,” *The Field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pril 1943), p. 2. 至於英語學界對拘留營的討論，並未沿用日方說法，而多以“Civilian Internment Camp”爲主。

6 相關研究議題與方向多元，包括英籍拘留民對於殖民地的戰爭記憶，或是從心態史角度分析記憶問題，也有從集體記憶的保存角度入手。參見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Felicia Yap, “Voices and Silences of Memory: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in British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0:4 (October 2011), pp. 917-940; Lizzie Oliver, “‘What Our Sons Went Through’: The Connective Memories of Far Eastern Captivity in the Charles Thrale Exhibition, 1946-1964,” *Journal of War & Culture Studies*, 7:3 (August 2014), pp. 236-252; Clare Makepeace, “For ‘All Who were Capture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Ex-prisoner of War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War & Culture Studies*, 7:3 (August 2014), pp. 253-268. 其中，Lizzie Oliver 與 Clare Makepeace 的討論，有助於從集體記憶的形塑與保存過程，重新思考拘留民及戰俘在戰後面對戰爭處境及記憶的挑戰。

7 從比較研究來分析瀋陽盟軍戰俘營與濰縣拘留營的差異性，參見石岩，〈二戰時期日軍設立的瀋陽盟軍戰俘營和濰縣僑民集中營之比較研究〉，《抗戰史料研究》，輯 1（2015 年 10 月），頁 64-71。該文從營址選擇、規模、管理體制、生活狀況以及對日軍抗爭等面向提出比較。但必須指出的是，基於作者的比較基準，是建立在二者同爲二戰期間日本法西斯罪惡的歷史見證，因此比較的結果，多是程度上的差距，無法深入探討這些平民外僑面對拘留營生活的自主性。不過，該文有助於說明同盟國僑民在濰縣拘留營的待遇確實不同於戰俘。

> 比起我們，許多人在家鄉的經歷更可怕。我想那些家庭主婦的擔憂與掛念，遠比我們為甚。因此，我認為先在開頭強調我們是處於平民拘留營而非集中營的事實，是較為明智的。……我們並未經歷那些與政治及軍事集中營有關的殘忍與暴行。[8]

類似上述的解釋並非罕見。前拘留民戴愛美（Mary Taylor Previte）也澄清，不應將濰縣拘留營的性質類比爲奧茲維辛（Auschwitz）、達豪（Dachau）、巴丹（Bataan）等集中營：

> 為何我對濰縣拘留營的記憶如此親切？對於多數人而言，一般提到「集中營」自然想到毒氣室、地獄般的長途跋涉，以及在犯人身上刺青編號，待之有如牲畜，例如奧茲維辛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巴丹集中營等。但在濰縣拘留營內，並沒有發生這些情形。[9]

此外，前拘留民克羅曼（Eileen Crossman）的見證，也直指濰縣拘留營的性質不同於軍事戰俘營，且營內拘禁對象不具備軍人身分，而是以平民外僑爲主。[10]不過，即使已有不少前拘留民針對拘留營性質明確提出解釋，至今仍有一些影視作品延續著特定的詮釋方向，留給觀眾較偏頗的想像。[11]

---

8 "Missionaries Experiences in Internment," SOAS Archives, University of London,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Hereafter, CWM), CWM/LMS/15/08/05/01.

9 Mary Taylor Previte, *A Song of Salvation at Weihsien Prison Camp* (Soundersburg, PA: Moses & Ida Chu, 1985), p. 14.

10 Eileen Crossman, "Sometimes I Rememb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 10. Eileen Crossman 爲英籍山東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s）校友，現居英國伯恩茅斯(Bournemouth)。筆者於 2015 年獲科技部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曾親至其寓所訪談，並獲贈其撰寫的回憶錄。該回憶錄並未出版，撰寫目的是爲其親人保存這段特殊記憶，內容記錄她早年在中國生活，並且憶述當年在濰縣拘留營的經歷。另外參見"Weihsien Civil Assembly Center,"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Colonial Office (Hereafter, C.O.), 980/126.

11 影片中的情節敘事本有其設定的詮釋方向，但也可能造成與歷史實情有誤的想像。例如，1980 年代的美國電影《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即是根據 J. G. Ballard 的半自傳體小說改編而成，而 Ballard 的童年曾被拘禁在上海的龍華拘留營。影片中，日籍守衛合力端上大湯鍋作爲正餐，但鍋內僅有數顆未經切塊處理的馬鈴薯與清湯，飢餓的拘留民紛紛群起搶食，畫面情節雖欲強調拘留民飲食匱乏的處境，但不符事實。此外，2016 年上映的電影《終極勝利》（*On Wings of Eagles*），描述身爲濰縣拘留民的英籍傳教士，也是奧運金牌得主的李愛銳，與中國車伕一同聯手對抗日軍侵略者。該片定位爲反法西斯的抗戰影片，特別關注平民外僑與中國人合作的情節，但事實上，拘留民與入營的中國人少有接觸機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旅居中國的同盟國外僑紛紛面臨生活上的管制，被迫居家監禁，有別於戰前的生活形態。[12]1942 年，衛理公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年度報告指出，包括傳教士在內，這些原本具中立身分的西方平民外僑，如今外出須經日方許可，且事無大小之分，就連男士想外出剪髮亦然。[13]自 1943 年 3 月開始，日軍陸續將原先居住在華北地區，以北京、天津與青島一帶爲主的平民外僑，陸續遷入山東濰縣拘留營內。以濰縣的地理位置而言，本有地利之便，該地銜接魯東半島與內陸的交通，濰縣拘留營更是地處膠濟鐵路與煙濰公路的中間地帶。[14]不僅如此，昔稱樂道院的濰縣拘留營內，保有校舍與醫院等建築，並未受到戰事波及而損毀，無論交通或是硬體相關條件，也促使日軍將該地改造成爲戰時的拘禁空間。

近年來，濰縣拘留營不僅被列爲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15]更是受到媒體關注，成了影視作品的題材。例如，以「濰縣集中營」爲名的電視劇、電影與紀錄片等，還有以該營爲題的報導、小說及相關論著面世，大舉宣傳的相關效益，不僅提高濰縣拘留營的知名度，同時也強化這些平民外僑飽受日軍虐待的悲慘遭遇。除了「陰森恐怖」之外，濰縣拘留營更被冠上「東方的奧茲維

12 關於英人社群在戰前中國活動的具體案例，參見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4（2000 年 12 月，頁 89-144。

13 “The Five Year’s War in China,” *In a War-Torn World - The Story of 1941-42: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June 1942), p. 5. 有一說稱同盟國外僑處境驟變的原因之一，與汪精衛政權在 1943 年 1 月向同盟國宣戰有關，此舉加速華北一帶外僑被拘禁的速度。參見 Lt. Edward Kuhn Jr., “Weihsien Camp Internees Saw No Jap Atrocities,” *The North China Marine* (May 1946),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Aftermath/TheNorthChinaMarine/txt_TheNorthChinaMarine.htm (accessed January 4, 2018).

14 譚玉萍，〈「濰縣僑民集中營」中的外國僑民〉（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頁 6-8。該文與劉建蘭，〈濰縣樂道院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均是從地方史的角度，回溯濰縣拘留營及其前身樂道院的發展。

15 濰縣樂道院現爲山東濰坊市博物館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於 2019 年入選爲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事實上，二戰時期日軍在中國設置多處關押同盟國外僑的拘留營，特別是上海一帶，有知名的龍華拘留營，但列入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的，唯有濰縣樂道院。參見吳宗俊，〈濰縣樂道院暨西方僑民集中營舊址入選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走向世界》，期 40（2019 年 10 月），頁 48-51。

辛」一說。[16]本文認為，無論是「東方的奧茲維辛」之說，或以「集中營」一詞來暗示外僑在濰縣拘留營的處境，不僅可能讓人誤解該營的運作性質，同時也簡化了外僑在營內面對生活挑戰的能力，更遑論去探討他們在有限條件下重建生活秩序的主動性，特別是關於飲食部分。

受到戰爭衝擊，食物供應問題及其對全球人口的影響，並不亞於軍事行動帶來的變化。從前線戰場到戰時的國家社會配給政策，以及戰時餐桌上常見的代表性食物等等，[17]飲食問題在戰時的重要性反映在不同的面向上。飲食面向提供一個有助於理解不同戰爭經驗的視角，自然也有助於我們解讀外僑身處濰縣拘留營內的挑戰。拘留民群體無分男女老少，必須解決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飲食需求，特別是身處資源有限的生存空間內，因飢餓不適導致消瘦、精疲力竭的情況頻傳，飲食匱乏幾乎成為當時拘留民共同承擔的憂慮之一。[18]至於在營內吃什麼？怎麼吃？誰來料理？關於這些生活細節的釐清，實有賴這些拘留民留下的記憶。

據統計，濰縣拘留民的國籍可分為 12 類，人口組成比例大致以英國籍為主，其他包括美國、比利時、義大利、荷蘭、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希臘、挪威、俄國等，以及一些無國籍者。[19]營內人口數以英籍外僑為多數，不少人

16 近年來，中國為了「抗日戰爭勝利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年」的紀念活動，關注當年在淪陷區內受日軍拘禁的同盟國外僑及其歷史，欲以此印證日軍暴行。參見〈濰坊樂道院怎樣成為東方的奧斯維辛〉，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38m5353.html （2018 年 1 月 5 日檢索）。類似討論亦可參見何天義編著，《亞洲的奧斯威辛：日軍侵華集中營揭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日軍侵華戰俘營總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書中整理中國戰俘與勞工受日軍奴役與迫害的情形，地點包括河北、山西、山東、北平、天津、河南與華中各地的集中營；同時也以專章方式，介紹同盟國僑民在上海及山東濰縣集中營的情況。對於日軍暴行的書寫及其運用問題，參見 Parks M. Coble, "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March 2011), pp. 379-398.

17 Lizzie Collingham, *The Taste of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Battle for Foo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1), pp. 1-14.

18 Sheila Miller, *Pigtails Petticoats and the Old School Tie* (Kent: OMF Books, 1981), p. 147.

19 Jonathan Henshaw, "Beyond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Accommodation and the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hina, 1943-1945," (M. 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0), p. 45. Jonathan Henshaw 與 Christina D. Spink 分別利用口述訪談與回憶錄，勾勒拘留民在營內的具體情況。Christina D. Spink, "An Oral History Case Study on the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ing at the Chefoo School and i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Ph. D. dissertation, Widener University, 2000).

在戰後書寫並留下與濰縣拘留營相關的紀錄，包括回憶錄、[20]日記、生命書寫（life writings）與 Weihsien-Paintings 網站[21]的紀錄等；加上英國、日本保存的檔案，[22]以及口述訪談，[23]這些都成了本文分析運用的材料。其中，一批具有宗教情懷的英籍外僑，在戰後爲了保存濰縣記憶，紛紛利用刊物、網站等不同媒介，記錄在營內的見聞與生活，當中也不乏飲食與生活的相關描述。

爲了維持濰縣拘留營的穩定運作，無論是兒童或成人，他們如何在這個生存資源有限的戰時空間內，對抗營內資源匱乏的條件？其中，備受拘留民重視的飲食，正是本文的切入點。關於濰縣拘留營內的生活與飲食情況，固然可透過現有包括 Greg Leck 及 Jonathan Henshaw 等人的研究成果得知基本梗概，[24]不過，本文欲進一步探論，純然以受害者角度來看，並無法清楚解釋英籍外僑適應拘禁條件的過程。飲食面向投射出濰縣拘留營運作的幾個基本問題：首先，日方管理的立場與作法爲何？其次，營內的生活概況爲何？其三，涉及資源分配的飲食問題，如何影響拘留民群體的行爲？本文嘗試以日常飲食爲討論視

20 除了 Eileen Crossman 的未刊回憶錄未刊，Norman Cliff 也將其在濰縣拘留營的經歷撰寫成《樂道院》一書，參見 Norman Cliff, *Courtyard of Happy Way* (Evesham: James, 1977). 筆者於 2015 年訪談他的胞妹 Estelle Horne，同爲芝罘校友的她曾向筆者表示，近年雖有中國的出版社想洽談中譯出版其兄長的著作，但因未獲其遺孀同意而作罷。另可參考 Norman Cliff, *Prisoners of the Samurai: Japanese Civilian Camps in China, 1941-1945* (Romford, Essex: Courtyard Publishers, 1998).

21 Weihsien-Paintings 網站是由比利時籍的 Leopold Pander 於 2000 年所設置，筆者曾於 2016 年致信請教，始知其當年與父母還有妹妹，一同被拘禁在濰縣拘留營的經歷。

22 英國國家檔案館館藏的外交部（Foreign Office, F.O.）檔案，內有國際紅十字會代表訪視濰縣拘留營及上海地區拘留營的報告；此外還有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C.O.）檔案，內有濰縣拘留營販賣部及相關生活條件的紀錄。本文也運用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圖書館所藏的資料，如「世界宣教理事會檔案」（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CWM）、「內地會檔案」（China Inland Mission Archives, CIM）等。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則收藏有關龍華拘留營的紀錄，值得與濰縣拘留營的情況對照比較。本文另也參考了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的檔案。

23 口述史資料主要是運用筆者 2015-2016 年執行「科技部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士後研究」計畫，在英、澳訪談前拘留民的口述紀錄。

24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A: Shandy Press, 2006), pp. 153-176. 該書介紹日軍在中國設置的多處平民拘留營，並列有詳備的拘留民名單，極具參考價值。Jonathan Henshaw, "Beyond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Accommodation' at the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hina, 1943-1945," in Gilly Carr and Harold Mytum, eds.,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isoners of War: Creativity Behind Barbed W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52-167.

角，來解釋這個以英籍人士爲主的拘留民群體，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生活模式與秩序，以回應資源匱乏下的飲食挑戰。

二、拘留民群體在濰縣拘留營的生活概況

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顯示，從 1943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美軍派員前來解放爲止，在這多達千人以上的濰縣拘留營內，死亡人數計 26 位。[25]其中，16 歲以下身故者僅有 2 位，一位是 16 歲的英籍少年，因觸電意外過世；另一位則是出生 7 小時的嬰兒；其他 24 位死亡人口，多爲中高齡者（表 1）。此一數據證實，德軍施放毒氣計畫性屠殺猶太人的作法，並未發生在濰縣拘留營，且該營也不同於致死率高的戰俘營。曾有拘留民指出，濰縣拘留營未處於戰事頻仍的區域，被拘禁其中算是相對幸運。[26]不過，即使排除「東方的奧茲維辛」之說，我們仍須追問，這些以英籍爲多數的同盟國外僑，究竟如何在濰縣拘留營內度過戰爭時期？戰後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前拘留民基爾凱（Langdon Gilkey, 1919-2004），曾提供一段耐人尋味的描述：

> 我們〔面對〕的問題多是由於自己的行為造成的，而不是來自於日方俘虜者。因此，相較於其他在亞洲或歐洲的拘留營而言，我們的情況在實情上，是近似於一般生活（ordinary life）。[27]

---

25 "List of British Subjects Who Died and Were Buried at Weihsien Camp during 1943-1945," F.O. 369/3438; 233/212.

26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books/KeptInSafeguard-MaryScott/MaryScott(web).pdf (accessed March 30, 2016).

27 Langdon Gilkey, "Preface," *Shantung Compound: The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66), p. ix.　筆者核對此書中文譯本《濰縣集中營》的序言部分，發現譯者刻意略去此段敘述，不僅如此，〈譯者序〉提到：「集中營內的西方僑民和集中營外的中國軍民，都對日本的暴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反抗。」究其因，概與符合控訴日軍暴行的中國主流論述框架有關。參見朗頓．基爾凱（Landon Gilkey）著，程龍譯（下略），《山東集中營》（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頁 4。

基爾凱的見證顯示，營內的生活問題主要不是來自日方的暴行，而是拘留民群體的行爲。但是，「近似於一般生活」這樣的說法不免引人好奇：其一，針對拘留營內的生活，日方管理作法爲何？其次，營內受拘禁人數多達千人以上，這些人是來自什麼樣的社會階層？其三，拘留民群體身處在這個與外界隔絕的拘留營內，究竟發展出什麼樣的生存之道？

表 1　濰縣拘留營內的拘留民死亡名單（1943-1945）

性別	姓名	年紀（歲）	死亡日期	國籍
男	Fr. Petrus De Leeuw	66	1943/6/29	荷蘭
女	F. C. F. Barton	78	1943/7/31	加拿大
男	Fr. Nicholars Antonius Dames	32	1943/8/12	荷蘭
男	Algernon Francis Evans	57	1944/1/18	英國
女	Mable Jessie Young	61	1944/1/26	英國
男	Gardiner Christopher Frederick Russell	65	1944/3/9	英國
男	Edward Cowlam	新生兒	1944/5/14	英國
男	Rev. John Parker	83	1944/6/4	英國
男	Beneram Bomanji Talaty	67	1944/6/12	英國
女	Annie Windsor	81	199/7/25	英國
男	Rev. Watson McMillan Hayes	86	1944/8/2	美國
男	F. Brian Thompson	16	1944/8/16	英國
男	William Gordon Parkin	55	1944/8/29	英國
女	Daria Mina	51	1944/10/14	義大利
男	Jonannes Martinus Johannessen	69	1944/10/15	挪威
女	Louisa Jessie Mckenzie	55	1944/10/27	英國
男	Rev. Alan W. Simms Lee	57	1944/12/1	英國
男	George Broomfield	51	1944/12/23	英國
男	William M. Howell	68	1944/12/25	英國
男	Horace Jackson	66	1945/1/5	英國
男	James Turner	69	1945/1/16	英國
男	Eric H. Liddell	43	1945/2/21	英國
女	V. A. Moore	67	1945/5/16	美國
男	A. Marinellis	21	1945/8/6	希臘
女	Louice Clarisse Lawless	52	1945/8/8	英國
男	Lewis H. Rawson	61	1945/8/24	英國

資料來源：“List of British Subjects Who Died and Were Buried at Weihsien Camp during 1943-1945,” F.O. 369/3438, 233/212, 經筆者整理製表。

（一）日方的管理作法

濰縣拘留營的原址，本是美國長老會所屬的廣文大學校地，經日方改造，成爲一個四周高牆、有鐵絲網環繞，且設立瞭望塔、派衛兵駐哨的拘禁空間，於 1943 年 3 月啓用。這類以拘禁平民外僑爲主的戰時空間設置，多是日軍從教會或是中國人手上強徵佔領而來，且不乏設備良善的建築物。例如，位處上海的龍華營，原是現代化校地，內部有 20 棟建築物，而濰縣營內部則有長老會設置的大型醫院。[28]

包括孩童在內，濰縣拘留營內的外僑人口總數超過千名以上，多來自華北幾大城市，且社會階級身分彼此互異。爲了管理這些人數眾多的平民外僑，日方制訂基本的生活作息規範，並嚴格要求營內全體拘留民遵守。作息規範如下：7：30 集合點名；8：00 至 8：30 早餐；12：30 至 13：15 午餐；18：00 至 18：30 晚餐；22：00 熄燈。[29]全體拘留民必須依照日方要求，早上集合時輪流以日文報數方式完成點名，由此揭開一天生活的序幕。[30]三餐與熄燈就寢，皆有固定的時間安排。其餘時間則交由拘留民安排勞動事務，而休閒活動在營內是被允許的。勞動工作多半涉及維持營內運作的生活事務，由拘留民共同分擔。舉例而言，爲了解決千人以上的集體用餐需求，且於每日固定時間內出餐，遂有專職廚房事務的團隊，負責烹煮與配餐。儘管日常生活受到規範，營內並未傳出日方強迫拘留民服苦役的凌虐行爲。受限於日本衛兵的監控，拘留民缺乏出入營外的自由，基本上與外界的中國社群相隔絕。[31]

---

28 “Our Interned Missionaries,” *The Kingdom Overseas* (July 1944), p. 75.

29 〈在支那各収容所視察報告〉，《帝国権下敵国人収容所視察報告．第二卷》，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下略），檔號 A-7-0-0-9-11-1-9-002。

30 據筆者 2016 年訪談居住在英國巴斯的 Peter Bazire，同爲芝罘學校英籍校友，且當年高齡 86 歲的他，仍記得當年每日在營內列隊以日文報數方式點名的生活作息。拘留民列隊集合點名時，有些人會利用等待衛兵的時機來讀書、學習語言或是分享營內的小道消息，參見 Norman Cliff,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p. 71.

31 拘留民無法自由出入拘留營，接收外界消息的管道也受限。1943 年 9 月，以美籍拘留民爲主的遣返者，提到他們自 3 月進入拘留營後，便無法得到任何親戚或是朋友的消息，這點讓人感到沮喪，且對未知的將來感到憂慮。“Conditions i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O 980/126.　不過，後續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協助爭取下，在華拘留民可以寫信給母國的親屬友人，但有字數限

根據拘留民布魯斯（J. W. G. Bruce）戰後的回憶，負責解放濰縣拘留營的美方代表曾表示，濰縣拘留營是中國境內運作最好的拘留營。[32]對照英國殖民部檔案，1943 年美、日協議換俘，分散在不同拘留營的外僑們於返美途中分享經驗時發現，相較於其他拘留營，濰縣拘留營的運作有值得稱許之處。[33]爲便於討論，下文分就幾點說明濰縣拘留營的管理方式。

首先是關於拘禁西方外僑的條件。儘管日本未同意簽署《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 of 1929*），[34]但是，濰縣拘留營的管理方式有其彈性，特別是涉及拘留民的健康條件方面，並未全然與該公約的精神相悖。例如，拘禁在營內的英籍女士 Barton，經評估過身體狀況後，她可選擇留在天津免除拘禁。不過，爲了陪伴兒女，她最後決定一同入營，而後不幸病故。[35]此外，也曾有兩位拘留民獲准離營就醫。

其次，日方在管理措施上出現前後階段的差異。以 1943 年拘留營內的聖誕節慶祝活動爲例，是年冬天，日籍指揮官同意讓拘留民在營內過節，並允許拘留民集資籌備食材且代爲採購。[36]因此，當日除了配給飲食之外，拘留民還可以享有湯品、香腸、烤豬肉，還有聖誕甜點與水果沙拉等等。[37]可想而知，拘留民確實在營內度過難忘的聖誕節。同年，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揚州拘留營，

制，且內容須經日方審查。Ray Moore, *Moondani Kyema (Embrace the Dawn): My Story*, p. 47,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RayM/book/MoondaniKyema.pdf (accessed May 19, 2017).

32 J. W. G. Bruce, *Birds in the Fowler's Net: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p. 13,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BobMcKnight/txt/chefoo1.pdf (accessed April 20, 2016).

33 "Conditions i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O 980/126.　該檔內容中，有部分轉引國際紅十字會代表的訪視紀錄，說明拘留民在濰縣拘留營的實際處境。

34 有關日本政府對於簽署日內瓦公約一事的考量，顯見日本軍部並未評估到他們的士兵也有淪爲戰俘的時刻。參見 P. Scott Corbett, "In the Eye of a Hurricane: Americans in Japanese Custody during World War II," in Kevin Blackburn and Karl Hack,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pp. 111-112.

35 "Weihsien Civil Assembly Center," CO 980/126.

36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37 *Japanese Interlude* (author not identified), p. 13, SOAS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of Alfred Lionel Sadd, MS/381081.

日方應允聖誕節當日可供應額外的豬肉配給。不過，無論是在濰縣拘留營，或是揚州拘留營，這次情況純屬特例，日後未再發生。[38]

其三，日方同意由拘留民群體運作行政組織。根據日方管理濰縣拘留營的層級，最高編制是日籍指揮官（所長），由月川左門（Tsukikawa Samon）統轄，下設日籍幹部與警員。[39]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是，真正駐守在濰縣拘留營的日籍人士僅有 48 位。相對於多達千人以上的拘留民群體，日籍管理人力比例相對懸殊。[40]日方的作法是同意由拘留民群體以籌組委員會的方式，來維持營內生活運作的相關事宜，同時也賦予拘留民實際自治權。

其四，則是關於委員會的自治權。委員會並非虛設，而是擁有實際自治權來負責拘留民生活事務，且日方鮮少強行介入干預，與戰俘營情況不同。[41]濰縣拘留營的委員會共分九個部門，包括庶務、紀律、勞動、教育、住宿、醫療、財務、工程、供給等，負責分配、協調與管理營內相關事務。[42]爲了公平起見，擔任委員會部門的相關代表，乃是分別從北京、天津與青島三大拘留民群體中，推派適當人選負責管理。至於委員會主席一職，則由這些幹部共同推選，但裁決最高權限，仍隸屬日籍指揮官所有。

---

38 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156.

39 日籍指揮官月川左門的職權雖位列濰縣拘留營之首，但隸屬於青島總領事之管轄下。儘管這類拘禁外僑的拘留營多由領事館派駐警力協助，但是論及營內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他們也必須因應來自於上級的壓力，也就是北京與青島的軍部長官。由此可知，軍部掌有權力裁決處置這些外僑。“American Interests - China Transmission Camp Report No. 2 Weihsien Camp,” Reproduc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VTS: SS 740.00115A Pacific War/1112,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history/DOCUMENTS/indexFrame.htm (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此外，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中有「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警備規程」，說明營內警力權限、人名與職銜，必要時軍方也會介入。〈昭和 18 年 4 月 9 日から昭和 18 年 12 月 30 日〉，《在満支敵国人関係．第三卷》，檔號 A-7-0-0-9-11-2-2-003。

40 月川左門戰前原是夏威夷副領事，國際紅十字會代表評述此人英語能力不佳、資質平庸，且不擅於處理實際事務。“Weihsien Civil Assembly Center,” CO 980/126. 此外，日方在濰縣拘留營的人力配置上，除了指揮官 1 人、4 位部門首長，還有 3 位警官以及 30-40 位的員警。“American Interests - China Transmission Camp Report No. 2 Weihsien Camp,”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history/DOCUMENTS/indexFrame.htm (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41 “Conditions i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O 980/126.

42 Norman Cliff,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p. 70; David Michell, *A Boy's War* (Singapore: OMF International, 1988), p. 67.

關於這類以拘禁平民外僑爲主的拘留營，日本並未制定統一規範、全面施行，使得這些在華拘留營的運作與管理，或有程度不一的差異。儘管如此，日方管理濰縣拘留營的作法，仍有助於我們釐清以拘禁平民外僑的拘留營之運作，並從中辨析拘留民的日常生活。

（二）拘留民群體的組成及其生活壓力

濰縣拘留營內雖未發生日軍虐待拘留民的殘忍暴行，但失去自由，且被迫面對空間與資源有限的群體生活，仍讓多數人備感壓力。[43]前文提及基爾凱的說法，他認爲營內生活主要的問題，多是由拘留民的行爲造成。這也提醒我們，日方迫使這些來歷不同的同盟國外僑，共同生活在資源匱乏的空間內，無論是國籍、戰前居住區域、社會身分，或是職業上的差異等等，都可能造成他們實際相處上的難題。因此，我們不能單純將拘留民群體均一化來看待。

直到戰爭結束前，濰縣拘留營內的人口總數一直維持在千人以上。兒童有 270 名，其中，來自山東煙台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s）的學童，就佔了 127 位。[44]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顯示，1943 年 3 月底，營內人口登記數爲 1,750 人，[45]後曾一度高達 2,000 位；同年 9 月，營內人口數調降，一批美僑被遣返回國，另有一批天主教神職人員則遣返北京居家監禁，使得全營人口數降至 1,700 人，其中有 1,189 位拘留民是英國籍；[46]至 1944 年，營內拘留民人數約 1,500 人左右。[47]

---

43 1944 年 6 月，營內發生兩名拘留民半夜潛逃的事件，潛逃者分別是 Laurance Tipton 與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他們並加入中國游擊隊，且協助安排將藥品送入營中，持續向重慶報告該營的情況。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496. 委員會主席代表雖事前知悉兩名拘留民的潛逃計畫，但爲了營內全體拘留民著想，且唯恐日方採取連坐處分，於事後主動向日籍指揮官報告。意外的是，全體拘留民並未因此受到嚴厲處分，但集合點名的情況則改爲一日兩次。

44 關於芝罘學校在山東煙台設立的背景及師生的戰時經歷，參見張勤瑩，《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

45 〈昭和 18 年 4 月 9 日から昭和 18 年 12 月 30 日〉，《在満支敵国人関係．第三卷》，檔號 A-7-0-0-9-11-2-2-003。

46 “Weihsien Civil Assembly Center,” CO 980/126.

47 根據國際紅十字會的紀錄，濰縣拘留民每月平均人口數爲 1,502 人，本文以此數據爲主。參見 “Annual Statistics Showing Quantities of Foodstuffs and Other Edibles Consumed by Internees at

營內的拘留民不僅職業有別，而且社會身分多元。在美籍拘留民沃爾德（George D. Wilder）眼中，濰縣拘留營宛如一微型世界。[48]當中不乏學者、醫生、銀行家、商人、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nd American Tobacco Co.）職員、傳教士、[49]教師；奧運金牌得主李愛銳（Eric Liddell, 1902-1945）乃是營內知名人士之一；戰後致力於中、美文化交流者，如美籍漢學家芮沃壽（Arthur F. Wright, 1913-1976），以及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 1920-2001），當時也都身處其中。此外，營內也有一些社會邊緣人，包括流浪漢、妓女、罪犯、賭徒、吸毒者等等。[50]

戰時曾遷移待過數個拘留營的英籍拘留民鮑爾（Desmond Power），針對濰縣拘留營的印象，有過如下描述：

> 濰縣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這個在中國的外國人小天地裡，種種精神的與世俗的，高尚之人與低俗之輩的獨特大雜燴。[51]

在這個所謂的「外國人小天地」，拘留民普遍缺乏隱私，這確實也引發不少困擾與抱怨。單身者分配到的空間大小為 7×5 英尺；有家庭者則分配到 12×8 英尺的空間。更多時候還得忍受集體生活的不便。[52]此外，外僑在戰前所屬的社

Civil Assembly Centre, Weihsien, during Year 1944," CO 980/126.　日軍拘禁這些原本生活在淪陷區內的同盟國外僑，目的之一應是作為人質，可用來換俘。以濰縣拘留營為例，1943 年一批美籍拘留民被遣返回國。

48 George D. Wilder, "Weihsien Diary,"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onMenzi/ScrapBook/1943-WEIHSIEN_DIARY_Wilder.pdf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7).

49 據美國主顧修女會（Sisters of Providence Mission）的紀錄，該營中有 6 位主教、332 位神父（包括 5 位苦修會會士）、162 位修女，平信徒也佔據百位之多。相關文獻參見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Sisters of Providenc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1920-1990* (Indiana: Saint Mary-of-the-Woods, 1990), pp. 167-185; Raymond J. De Jaegher and Irene Corbally Kuhn, *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2), pp. 227-251.　*The Enemy Within* 一書之中譯本參見：雷震遠神父（Fr. Raymond J. de Jaegher）、愛蓮．科巴利．崑（Irene Corbally Kuhn）著，李潘郁譯（下略），《中國赤潮記》（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50 Eileen Crossman, "Sometimes I Remember…," p. 9.

51 德斯蒙德．鮑爾（Desmond Power）著，謝天海譯（下略），《小洋鬼子——一個英國家族在華生活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頁 214。原文書名為：*Little Foreign Devil*.

52 Lucy M. Burtt, "Lessons We Learned at Weihsien," *The Friend: The Quaker Weekly Journal* (March 1946), p. 245, SOAS Archives, Papers of William Gawan Sewell, PP/MS/16/7.

會階層，無形中也加重他們適應集體拘禁的難處。對此，同爲拘留民的比利時籍神父雷震遠（Fr. Raymond J. de Jaegher, 1905-1980）有如下的觀察：

> 多數的人在留華期間，無須親自動手做事。他們住在寬敞舒適的屋裡，有訓練有素的忠實中國僕役為他們烹調和侍候他們。他們上辦公室或出外時，有汽車或人力車代步。阿媽為他們的太太照顧小孩，一切辦公室內瑣碎和麻煩的事務，均由買辦代勞。他們的生活愉快而舒服；現在卻完全過著另一種新生活。[53]

缺少中國僕役打理日常生活，自然也成爲部分拘留民的壓力源之一，特別是對那些在中國過慣了舒服生活，且大小事皆有人服侍的外僑而言，沒有苦力可使喚的生活，簡直就像「降級的標誌」（as a mark of degradation）。[54]況且，營內還有一些社會游離分子，不僅缺乏服務精神，且少有自律觀念。想要求這些人服從集體生活的秩序與相關規範，實屬不易。

資源分配造成的問題，是拘留民生活壓力中不可忽視的環節，飲食尤爲解讀戰時日常生活的關鍵。鮑爾曾生動描述拘留民在營內的恐懼：

> 從起床到熄燈，被人反覆呼吸的空氣裡始終充滿了說話聲——食物是最主要的話題，女人〔話題〕則緊隨其後。還有就是那些可怕的預測——這些逮捕我們的兇蠻傢伙會把我們全部都送到滿洲去；他們要送我們到唐山的礦裡幹活；他們只要一聽到盟軍勝利的消息，就會拿機關槍把我們全部殺死。[55]

除了謠傳日軍面對戰爭結束的手段之外，食物乃是主要的閒談話題，意味著多數拘留民懷有飢餓的恐懼。飲食確實是不少拘留營共同面對的壓力源之一。1942 年，成功從赤柱拘留營潛逃赴美的英籍女性佩絲伍德（Gwendoline

53 雷震遠神父、愛蓮・科巴利・崑，《中國赤潮記》，頁 227。

54 Mr. E. Weller, "Wartime Experience in Shanghai," *Field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February 1946), p. 7.

55 德斯蒙德・鮑爾，《小洋鬼子——一個英國家族在華生活史》，頁 184-185。

Priestwood），描述過營內日益嚴苛的飲食條件，導致營養不良的現象。[56]儘管濰縣拘留營內並未傳出日軍虐待事件，或是集體感染的疫情，抱怨飲食卻是時有所聞，顯然營內的飲食條件是值得關注的面向。關於濰縣拘留營的日常飲食基礎，必須從日方配給制談起。配給制反映拘留民在營內的基本飲食條件，但也令人好奇，是否還另有管道，作爲飲食需求之補充？

三、拘留營內的日常飲食條件與其他食材管道

配給制可作爲解讀日方管理拘留民的面向之一，同時也是拘留民賴以爲生的飲食基礎，可以說明拘留民在營內面對飲食匱乏之下的挑戰與解決方法。

（一）日方配給制

從拘留民的記憶可知，配給制下的日常飲食不甚美味。拘留民麥慕瑞（Gladys McMullan-Murray）如此描述：

> 麵包糊就只是麵包浸泡在水裡……燉菜是由騾肉做成的，或是一些劣級的肉類加點蔬菜。茄子的供應量則頗為充足。假如一個人真的很餓的話，就算任何引不起食慾的菜餚也都會吃下去。還有所謂的咖啡，則是從桶裡舀出來的，茶也是一樣，而且沒有牛奶或糖可佐配。[57]

配給的內容有肉類也有根莖蔬果，諸如地瓜、南瓜、黃瓜、茄子、蘆葦根、苜蓿之類，及口感上被拘留民形容成「粗得跟靴子似」的冬季蘿蔔。[58]肉品種類中，包括駱駝肉、水牛肉、馬肉、騾肉等，來源多半是從營外 30 英里處的陸軍屠宰場送來；魚類則來自青島。基於長途運送，且冷藏條件不佳，肉質往往

[56] 1943 年 2 月，赤柱拘留營傳出拘留民營養不良，凸顯出該營配給量不足，甚至危及健康。“Hong Kong Fugitive Saw no Atrociti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42; “News Notes-News from Hong Kong,” *The Kingdom Overseas*, March 1943, p. 27; “Discussion on Conditions in Internment Camps in the Far East,” *China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Minutes*, December 9, 1943.

[57] Gladys McMullan-Murray, *China Born*,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Diary/IdaChu/txt_Ida.htm (accessed November 7, 2017).

[58] Dorothy Potter, “Three Stayed There: An Interlude,”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Potter/texts/DPotter.htm (accessed October 9, 2016).

不甚新鮮。[59]因此，廚工們必須負責處理，讓那些趨於腐敗邊緣的配給肉類，得以發揮最大食用價值。[60]

此外，食物配給中也常見在地農作，不少食材是這些外僑在戰前鮮少食用的，他們也不懂中式的烹煮方法，因此適應這些在地食材的種類及其味道，便成了外僑們在營內的功課。[61]透過三餐常見的料理，有助於瞭解拘留民的飲食經驗：

> 早餐時，我們很有耐心地帶著容器、湯匙和馬克杯來排隊，等著取一滿勺的小米粥，或是高粱粥，不然就是麵包糊。紅茶是從桶子裡舀出的，裡頭有少量茶包裝在小網子內。午餐時我們再排一次隊伍，取的一定是咖哩或是燉菜，還有紅茶與麵包。到了晚餐，排隊等的是一勺稀湯，主要是中午剩下來的料，加上麵包。僅有偶然的情況，可以奢侈加上一片所謂的「脆餅」。[62]

根據拘留民的飲食記憶，常見的料理作法莫過於燉煮或是加水稀釋。主顧修女會的修女（Sisters of Providence Mission）也留下相近的描述：

> 早餐通常是「濰縣麵包糊」：乾麵包浸泡在熱水裡，有時候會甜一點，或是用點肉桂調味，讓東西比較可口些。此外，還會供應大量的中國大蔥以及熱茶。單調的濰縣麵包糊偶爾會替換成牛肉湯汁，或是一小片壓扁扁的火腿，但那是極罕見的情況。……午餐與晚餐幾乎是一樣的，提供燉菜並且搭配麵包與熱茶。[63]

這類加水稀釋的烹煮法，關鍵或許不在於拘留民的烹飪技術欠佳，而是日方供應的食材配給量，僅足以供應全營人口一日兩餐。[64]因此，若欲維持一日三餐，

---

59 “Weihsien Civil Assembly Center,” CO 980/126.

60 Dorothy Potter, “Three Stayed There: An Interlude.”

61 以居住在香港的英僑為例，他們在戰前的飲食習慣中，不僅有早餐、早茶、午餐、下午茶、晚餐，且偶有睡前點心，不定時還有零食可吃。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p. 79.

62 J. W. G. Bruce, *Birds in the Fowler’s Net: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p. 16.

63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p. 175-176.

64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p. 177-178.

勢必得採取特定料理方式，方能讓全營拘留民享用。是故，加水稀釋的作法成了因應食材分量不足的變通方式，同時也能增加飽足感。不可諱言，這樣的料理方式未必是拘留民認知的美味。不光濰縣如此，龍華拘留營的孩子也表達類似經驗。葛帝（Ian D. Gedye）描述他在戰後滿心期待著道地的英式食物：

> 我們很高興可以改變我們以粥、燉菜、花生醬配上焦麵包為主的飲食，並且再次吃到道地的英式食物。[65]

此外，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Red Cross）的紀錄呈現出 1944 年濰縣拘留營的飲食情況，內容是關於每人每日的平均攝取，有助於分析拘留民的日常飲食概況。首先是關於飲食習慣的建立。表 2 列出品項共達 21 種，包括食材種類、醬料、調味品、飲品等；表中提供重量數值，分別以盎司與公克計算，並另列熱量欄位，說明拘留民日常攝取的卡路里值，以便進一步解釋食材重量及其代表意義。

根據表 2，包括高粱、小米、綠豆、黃豆等在地物產，皆是拘留民日常飲食中常見的食材。這也說明拘留民建立起有別於戰前的飲食習慣，包括高粱成了拘留民早餐食用的穀物粥。[66]除了麵包之外，重量上居次的食材爲青菜與馬鈴薯，分別是 235.30 克及 168.68 克。[67]然而，蔬菜能供給的熱量畢竟有限，所幸拘留民還可以透過肉類、馬鈴薯、麵粉與花生油等補充熱量。據統計，濰縣拘留民每日平均獲取 1,700 卡路里。[68]

---

65 Ian Gedye, "School Life in An Internment Camp," *At Home and Abroad* (March 1946), p. 22.

66 Paul Amos, *Your Heavenly Father: The Moving Finger* (unpublished), p. 56.　Paul Amos 爲芝罘學校澳籍校友，曾被拘禁在濰縣拘留營。筆者於 2017 年與數名澳籍芝罘校友在墨爾本聚會，特別感謝澳洲芝罘校友會會長 Marjorie Keeble 惠贈此一小冊。

67 "Statement Showing Average Rations to Internees in the Civil Assembly Centre, Weihsien, Shantung, Per day & Person in 1944," CO 980/126.

68 Godfrey L. Gale, *Interned in China* (London: The Livingstone Press, 1946), p. 19, SOAS Archives, CWM/LMS/15/08/05/02.

表 2　1944 年濰縣拘留營每人每日的平均攝取表

品項名	重量（盎司）	重量（等量公克）	熱量（大卡）
肉類	4.89	138.63	337.33
蛋（每顆）	0.22	--	8.66
魚	0.19	5.38	5.38
馬鈴薯	5.95	168.68	136.67
地瓜	2.29	64.92	88.29
青菜	8.30	235.30	23.53
麵粉	1.10	31.18	110.37
麵包	18.15	514.55	1543.64
高粱	0.27	7.65	26.85
乾豆類	0.38	10.77	41.35
水果	0.08	2.26	0.94
花生油	0.42	11.90	105.22
醋	0.12	3.40	1.05
伍斯特醬	0.10	2.83	--
鹽	0.35	9.92	1.09
茶	0.09	2.55	0.86
咖啡（代用品）	0.06	1.70	3.7
糖	0.45	12.75	48.45
人造奶油	0.11	3.11	22.21
牛奶	2.20	62.37	33.67
玉米粉	0.26	7.37	25.42

資料來源："Statement Showing Average Rations to Internees in the Civil Assembly Centre, Weihsien, Shantung, Per day & Person in 1944," CO 980/126.　該報告蓋有國際紅十字會的戳章，筆者據之整理製表而成。

說明：上表依原表條列各食材及分量，原表並載明 1 盎司約當 28.35 公克。卡路里數值則是筆者根據 Dr. Eye Health 的計算系統換算而出，筆者選取該系統選單提供的相似食材進行換算，作爲解讀拘留民飲食熱量之參考。www.dreye-health.com (accessed June 5, 2018).

其次，配給制中的主食選擇及其比較。拘留營實施的配給制度中，爲了因應拘留民的文化、飲食習慣與區域差異，會有若干調整，特別是主食的選擇，必須依照拘留民的情況調整。例如，赤柱拘留營雖以英籍僑民爲多數，但是該營一開始是以米食作爲配給制主食，導致不少人腸胃不適，甚至腹瀉。日方只好改以麵包作爲主食供給。[69]相較於前述例子，同盟國在戰時將日籍平民連同

69 基於《日內瓦公約》的規範，戰俘應取得與當地軍隊等量的食物。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p. 81.

臺籍人士拘禁在印度 Deoli 收容所，其飲食配給則以米飯爲主食，且量額多於其他配給品。以 1943 年 7 月 20 日爲例，Deoli 收容所配給如表 3。

比較表 2、表 3 可知，兩營飲食配給內容差異，最顯著的是主食設定不同。Deoli 收容所以米爲主食，濰縣拘留營則是以西人飲食習慣中的麵包爲主食，每人每日可得麵包重量達 514.55 克，居配給品項中的重量之冠，也是獲取熱量的主要來源。儘管主食有所不同，但兩營的基本配給不乏類似品項，例如肉或魚、青菜、馬鈴薯、豆類與糖等。此外，從重量觀之，兩營配給的青菜量相當，肉類及魚的配給重量上差距不大。

表 3　印度 Deoli 收容所的飲食配給與燃料

品項	重量（盎司）	品項	重量（盎司）
米	15	鮮果	3
大麥	7	鹽	1
豆類	2	砂糖	1
洋蔥	2	茶	1/4
青菜	8	食用油	3/4
馬鈴薯	2	木柴	3 磅
肉或魚	6 或 4（每周兩回）	--	--

資料來源：　數據轉引自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卷24期3（2017年9月），頁117；其以戰時瑞典領事提出的給付資料，顯示同盟國爲之設計的配給食材與燃料。筆者據之製表而成。

配給制既是拘留民依賴的日常飲食基礎，同時也是日方管理拘留營的方法。爲了有效防制事端，日方曾利用減少配給量，作爲懲罰拘留民的手段。1944 年 8 月，龍華拘留營配給制出現相當大的變化。實際縮減導致拘留民攝取卡路里的變化，可參考大英圖書館館藏檔案〈官方配給的總量卡路里值〉（Gross Caloric Value of Official Rations）之數據，如表 4。

表 4　官方配給總量卡路里值

1944 年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一週	1,804	1,790	1,724	1,628	1,537	1,705	1,710
第二週	1,769	1,836	1,845	1,710	1,608	1,736	1,810
第三週	1,758	1,704	1,845	1,590	1,602	1,722	1,737
第四週	1,887	1,829	1,405	1,613	1,639	1,735	1,747
第五週	1,791	--	1,280	--	--	--	1,425

資料來源：“Gross Calorific Value of Official Rations (Per Person Per Day),”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unghua Camp: Documents Relating to Nutrition and Health (Hereafter, Lunghua Camp), ADD MS 88938/2/1/7/3.

表 4 顯示 1944 年 6 月至 12 月，日方配給的總量卡路里值。值得注意的是，拘留民於 8 月的第五週僅得 1,280 卡。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與拘留民逃跑事件有關。爲了嚴防事端再起，日方刻意縮減配給量，甚至連販賣部商品也隨之停售。[70]此一作法也影響後續的營養攝取問題。自 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6 月，多數拘留民因食材配給不足，陸續出現飢餓不適的症狀。例如，擔任醫師職務的蓋爾（Godfrey L. Gale）在 1945 年春天的體重，比進入龍華拘留營前整整少了 18 公斤，太太的體重也下降近 14 公斤。[71]對於配給量不足的問題，拘留民研議後，決定向日籍指揮官陳情，並送交抗議信表達訴求。[72]

事實上，外在戰情局勢的變化，也是導致配給量限縮的因素之一。一旦戰情對日本不利，拘留民就隨時可能會面臨配給緊縮，危及日常飲食需求。不難理解，濰縣拘留營內的配給制度也有如是風險。[73]所幸，除了日方的配給，拘

70 “Food Consumed in Calories Per Person Per Day,” Lunghua Camp, ADD MS 88938/2/1/7/3.

71 Sonya Grypma, *China Interrupted: Japanese Internment and the Reshaping of a Canadian Missionary Community* (Waterloo, Ont.: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04.

72 “Copy Letter to Camp Commandant (15th June 1945) Concerning Shortage of Food,” Letters from Margaret Braidwoo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unghua Camp, ADD MS 88938/2/1/7/3.

73 George A. Scott, *In Whose Hands? A Story of Internment in China* (London; Philadelphia: China Inland Mission, 1956), p. 53.

留民群體在營內尚有其他獲取食材補給的來源，其中甚至包含日方禁止的非法管道：黑市。

（二）紅十字會包裹、販賣部與黑市

對於拘留民而言，收取紅十字會運來的包裹，無疑是重要的補給來源，無論是本文關注的濰縣拘留營，或是位在上海地區的數個拘留營，以及香港赤柱拘留營，皆有機會收到紅十字會的物資，包括國際紅十字會、美國紅十字會、加拿大紅十字會，以及英國紅十字會等等。以濰縣拘留營爲例，該營分別於 1944 年 7 月與 1945 年 1 月，收到美國紅十字會的援助物資，因而得以暫時解除拘留民面對食材不足的壓力。

然而，紅字會的包裹卻也可能成爲引爆拘留民衝突的導火線。1945 年初，日軍配給的食材量達空前低點。濰縣拘留營內的廚房更因大缺酵母，導致烘焙坊停產麵包。對於以麵包爲主食的拘留民而言，幾乎瀕臨挨餓的臨界點。[74]當一批美國紅十字會的包裹送進營中，眼看問題得以解決，卻又因分配問題，致使拘留民之間產生對立。美籍拘留民不願分享美國紅十字會的物資，引發其他非美籍人士不滿。此事最後交由日籍指揮官裁決，重作分配的結果，營內的拘留民不分國籍，每一位皆能分得重達 50 磅的物資。[75]這起資源分配引起的糾紛，其背後原因正與飢餓帶來的恐懼與不安有關。對照第一批送抵濰縣拘留營的美國紅十字會包裹，時間點是發生在 1944 年 7 月，這批包裹的數量有限，原本是指定給人數比例較少的美籍人士使用，而非全體拘留民共有。不過，當時營內的美籍拘留民願意與其他非美籍的拘留民共享部分物資，這或許是與當時營內氣氛並未飽受飢餓侵蝕有關。

無論如何，對營內的孩子們而言，收到紅十字會的包裹宛如美夢成眞。拘留民葛絲蜜（Elizabeth Goldsmith），在日記中描述 1945 年初的情景：一隊馱

74 根據拘留民 Mary Taylor Previte 的回憶，營內醫生猜測，拘留民的日常飲食配給曾一度下降至 1,200 卡，進而引發飢餓的相關症狀，包括衰弱、精疲力竭、提不起勁等等。Elizabeth Goldsmith, *God Can Be Trusted* (Cumbria: OMF Publishing, 1996) p. 21.

75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著美國紅十字會包裹的驢子，順利抵達濰縣拘留營。包裹內容物包括咖啡、奶油、巧克力、果醬、鮭魚罐頭、桃子罐、奶粉以及麥片等，都是大家夢寐以求的東西，而且重作分配後，像葛絲蜜年紀般的孩子也能分到物資，度過她難忘的十一歲生日。[76]

比較多位拘留民的紀錄，不同國籍的紅十字會提供的包裹，內容物有所差別。1944 年 7 月，美國紅十字會提供濰縣拘留營 200 個包裹，每個包裹重達 50 磅，物資內容計有 1 磅奶粉、4 小罐奶油、3 罐斯帕姆牌（Spam）肉罐、1 磅起司、糖、葡萄乾或梅子乾、軍用配給巧克力（Ration-D Chocolate）、4 包美國煙，還有一些什錦果醬、鮭魚罐、肝醬[77]及咖啡粉等等。[78]相較之下，1942 年 11 月，赤柱拘留營收到的包裹，是來自於英國紅十字會，平均每位拘留民分得 1.5 個包裹，但內容物就截然不同，計有 2 盎司焦糖、2 盎司茶、2 盎司肥皂、8 盎司濃縮牛奶、8 盎司人造奶油、8 盎司培根、12 盎司明膠、8 盎司巧克力、12 盎司果醬（或 8 盎司糖漿）、4 盎司糖、4 盎司起司、1 磅餅乾。此外，包裹中還供應了幾種具英格蘭與蘇格蘭特色的食物，諸如 8 盎司水果布丁（fruit pudding）、8 盎司米布丁（creamed rice）、肉類與蔬菜或牛排腰子布丁（steak & kidney pudding）重達 12 盎司。[79]

除了英國紅十字會供應的物資之外，1944 年 9 月間，赤柱拘留民另收到來自加拿大紅十字會的包裹，平均每位拘留民可以領到 3 個之多，以食物爲主。包裹中可見 1 磅奶油、奶粉、果醬、6 盎司起司、12 盎司的醃牛肉、4 盎司的茶（或 6 盎司的咖啡）、2 盎司的肥皂、1 磅餅乾、5 盎司巧克力、10.5

76 Elizabeth Goldsmith, *God Can Be Trusted*, p. 21.

77 美國政府在二戰時期的宣導，積極鼓勵社會大眾接受動物內臟製品的新飲食習慣，並視爲愛國行爲的表現，藉此扭轉戰前多數美國人不吃內臟的習慣。當時美國紅十字會包裹供應的內臟製品，正好呼應美國政府在二戰時期的宣導。Brian Wansink, “Changing Eating Habits on the Home Front: Lost Lessons from World War II Research,”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21:1 (Spring 2002), pp. 90-99.

78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79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p. 206.

盎司的肉塊、3.75 盎司的沙丁魚、8 盎司鮭魚、1 盎司鹽與胡椒等。[80]相較於 1942 年的英國紅十字會包裹，內容物主要是多了魚類，包括沙丁魚與鮭魚等。

凡經歷過物資短缺者，皆十分珍惜紅十字會的補給，更對這些物資留下難以抹滅的美好記憶。濰縣拘留民史考特（Mary L. Scott）表示，比起營內日常配給飲食，她想不起還有什麼能比軍用巧克力以及咖啡粉更美味的東西！[81]甚至有拘留民享受物資之餘，也捫心自問：「過去是否曾發自內心珍惜巧克力、起司或是咖啡？」[82]

令拘留民珍惜的補給物資，來源除了紅十字會包裹，營內的販賣部也是合法取得的管道之一。販賣部貨品主要由日方供應，並委由拘留民販售。陳列的商品不只是生活用品，諸如廁紙、肥皂、香菸、草蓆之類；也有食材與原物料，諸如果乾、咖啡、花生油等等。[83]以 1944 年濰縣拘留營內的販賣部為例，販售的食物品項可區分成如下三類：一是地方農產品，如蘋果、橘子、梨子、桃子、梅子等水果；也有乾棗、柿餅等果乾；二是西式飲食中常見者，諸如起司、通心粉、義大利細麵、咖啡等；三是肉類相關製品，包括醃牛肉、香腸、牛舌、肝醬或是豬油等。[84]大體而言，雞蛋、蘋果與花生醬三者，是拘留民消費最多的品項。拘留民如欲添購相關商品，尚可運用「撫慰金」（comfort money）購買，此乃同盟國家政府委由瑞士領事送入營內，分配給拘留民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濰縣拘留營內尚有一個取得食物的非法管道，此即黑市。黑市的運作，是在躲避日方監控下進行，最初目的是為了協助營內病人與兒童取得營養補給品，由愛爾蘭裔的澳洲神父斯甘倫（Fr. Patrick Scanlan）主事。[85]斯甘倫神父的寢室位置與營外僅一牆之隔，遂由他負責與牆外的中國農

---

80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p. 206.

81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82 Lucy M. Burtt, "Lessons We Learned at Weihsien," *The Friend: The Quaker Weekly Journal* (March 1946), p. 245, SOAS Archives, Papers of William Gawan Sewell, PP/MS/16/7.

83 Norman Cliff,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p. 72;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 170.

84 "Table Showing Canteen Sales in the Civil Assembly Center, Weihsien Shantung China, during Year 1944," CO 980/126.

85 關於斯甘倫神父運作黑市的流程與狀況，參見 David Michell, *A Boy's War*, p. 86.

家進行交易。後來黑市名聲逐漸在營內傳開，導致請託者日增，交易品項也日漸繁多，尤以雞蛋、糖、花生與蜂蜜最受拘留民青睞。由此可知，拘留民在配給制之外，尚有機會利用販賣部與黑市添購食材，滿足飲食欲望。

營內從事黑市交易的時機點，主要是利用日本衛兵夜間下哨之際，由負責交易的中國商販夥同農人，設法將食物投入營內，再由接應的神父將錢財或等值物品扔出牆外。不可諱言的是，黑市交易風險極高，從事交易的雙方都得冒著被日軍逮捕的危險。事實上，無論是雞蛋或糖，都是戰時不易取得的物資，不僅一枚雞蛋可賣得高價，糖更被視爲「當時中國華北地區的珍貴之物」。[86] 牆外的中國商販願意冒險一搏，也是因爲他們確信營內飢腸轆轆的西方人能爲食物付出高價。然而，卻也有人爲此付出生命代價。拘留民馬義信（Gordon Martin）曾親睹中國人爲了進行黑市交易，不幸觸及高牆上的電網而喪命。[87]此外，日方懲處中國商販的態度，顯然比對待拘留民更爲嚴苛。前述的斯甘倫神父，曾於交易過程中被日籍衛兵當場逮獲，最後被處以獨自關禁閉，於八天後獲釋。[88]

儘管紅十字會不定期運來的包裹可以減緩飢餓造成的困窘，拘留民在營內的飲食基礎主要仍是依賴配給制。拘留民若想爲自己與家人補充營養，仍有機會透過販賣部或是非法黑市取得物資補給，前提是拘留民身上需有撫慰金或財物進行交易。

---

86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 177.

87 馬丁（Gordon Martin）著，陳海濤譯（下略），《芝罘學校——1881-1951 年之間的歷史和回憶》（濟南：齊魯書社，2013），頁 181。筆者按：Gordon Martin 中文名爲馬義信。

88 雖然日軍對於拘留民私營黑市一事未處以嚴厲刑罰，但隨著戰情對日方越來越不利，日軍嚴格禁止拘留民私下與中國人從事黑市交易，而改由日軍主導黑市交易。也就是說，黑市交易的主導權由原本的拘留民私下經營，改爲拘留民欲購買雞蛋一類的食物，必須透過日軍。因此，Landon Gilkey 指出，黑市交易並未眞正在濰縣拘留營內消失，而是改由缺錢的日方幹部與拘留民進行規模小，但利潤大的交易。

四、自主建立飲食新習慣：拘留營內的飲食正常化模式

上文主要討論拘留民在營內面對的飲食條件，並且對應日方的管理作法。然而，從廚房到拘留民的餐桌飲食，正是拘留民展現其自主性的一面。本文接下來的論述則與拘留民在營內的自治生活有關。

（一）廚房運作與廚工職責

從煮食到出餐的人力配置與流程運作，關係到拘留營運作的重要環節。廚房出餐運作得當，象徵著集體利益獲得保障，同時也確保拘留民之間的和諧，體現正常化生活的縮影。爲了進一步解釋濰縣拘留民共創此一「正常化」的生活模式，下文先從飲食生產空間談起。

濰縣拘留營內的廚房，主要是由委員會負責統轄管理。委員會依照營內數個廚房之規模大小，從中規劃合適的飲食空間，並且分配用餐人口數。[89]此外，麵包供應與營內設有烘焙坊有關，[90]此一工作亦由拘留民專責，供應營內各廚房之配餐。具體而言，濰縣營內的公共飲食空間，除了專爲病人服務的膳食室外，尚有三個大型廚房。[91]（參見附圖 1、2）委員會遂根據三個廚房的規模，

89 濰縣拘留營的設立，並非日方臨時搭建的空間，而是運用原有的廣文大學校地改造而成。因此，拘留民必須因應學校內部原有建築而遷就使用。例如，教室、地下室成了拘留民的寢室，但廚房與食堂則是原有設備。根據日方的報告，內有炊事設備的說明，提到營內本有三個廚房，且皆外設食堂，另有一個「特別炊事所」，但未特別說明此內部功能。〈在支那各収容所視察報告〉，《帝国権下敵国人収容所視察報告・第二卷》，檔號 A-7-0-0-9-11-1-9-002。此外，據昭和 16 年《管內英米敵國人財產登錄（調查報告）書》，其中《濰縣米國長老會（樂道院）所有財產登錄調查書》記載，日人接收樂道院包括「構內敷地」與「構外畑地」。在「構內敷地」中，也就是樂道院的建築主體中，已具備三個食堂，與拘留營時期無異。〈坊子／1・管內英米敵国人財產登録調査書進達ニ関スル件（1）〉，《在滿支敵国財產管理並権益接収関係・第二卷》，檔號 A-7-0-0-9-17-1-002。

90 拘留民 Howard S. Galt 提及，烘焙坊是由日方預先設立，以供應白麵包給三大廚房。Howard S. Galt, "The Internment Camp at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March-September, 1943," p. 5,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onMenzi/ScrapBook/1943-Galt_Weihsien-1.pdf (accessed July 23, 2017).

91 關於三個廚房的確切位置，可參考「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配置圖」。〈昭和 18 年 4 月 9 日から昭和 18 年 12 月 30 日〉，《在滿支敵国人関係・第三卷》，檔號 A-7-0-0-9-11-2-2-003。

規劃出空間使用人數，依照青島、北京、天津等戰前生活區域，分配供餐人口，藉此分散集體飲食造成的時間壓力。例如，規模最大的一號廚房，主要供應來自青島的拘留民群體，取餐人數達 750 人；二號廚房以天津的拘留民群體爲主，取餐人數約 600 人；至於規模最小的三號廚房，則供應約 400 位來自北京的拘留民用餐。[92]

根據日方規範的生活作息，拘留民三餐飲食皆需在固定時間內完成，爲了紓解集體用餐的時間與空間壓力，擔任廚工的拘留民必須克服如下問題，包括運用中式炊具烹煮；定時解決千人用餐需求；必須維持公平性原則來分配食材資源等。

首先，關於使用中式炊具的能力。濰縣拘留營的原址本是美國長老教會設立的教會學校。校內廚房的基本設備包括大灶與大鍋等炊具，主要是順應中國人的烹煮習慣。[93]在三個廚房中，凡有能力運用這些中式炊具進行烹飪，且定時滿足數百人用餐需求者，皆是擔任廚工的不二人選。不過，眞正符合上述條件者極其有限。爲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拘留營的三號廚房採取培訓人手的方法。最初先由一批具備煮食經驗的天主教神父負責掌廚，再由他們訓練新人擔任廚工，讓缺乏烹飪經驗的拘留民學習廚房事務，進而負責數百人的餐點。不僅濰縣拘留營如此，其他拘留營內的廚房也有相同的情況。例如，在香港赤柱拘留營的佩絲伍德也提及，戰前毫無下廚經驗的她，根本連飯都不會煮。即使如此，她仍被分派至廚房工作。[94]這也說明何以曾有拘留民的回憶錄，會以「全新體驗」的說法，描述當時擔任廚工的經驗！[95]

---

92 Howard S. Galt, "The Internment Camp at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March-September, 1943," p. 5.

93 Dorothy Potter, "Three Stayed There: An Interlude."

94 Gwen Priestwood, *Through Japanese Barbed Wire: A Thousand-mile Trek from a Japanese Prison Camp*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1944), p. 51.

95 "Our Interned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The Kingdom Overseas* (February 1943), p. 21.

二則，定時出餐。爲了讓三個分別包辦數百人集體伙食的廚房運作得宜，廚工們必須團隊合作，在固定時間內完成一系列烹煮、出餐與清洗任務。曾擔任過廚工一職的基爾凱，描述他在需供應約 800 人餐食的一號廚房之見聞：

> 從當天下午到第二天早上，兩位肉類加工者便切片、切丁或者絞肉（這是冬天的工序；夏天時就滾水煮肉，確保肉品沒有冷藏也可以隔夜不壞）。大約由 15 至 20 位婦女組一小隊，切紅蘿蔔丁、削馬鈴薯皮、剁碎高麗菜。這時，幾位中年男子幫助她們搬運菜籃……第二天，2 名廚子與 5 個幫手約清晨五點上工，他們準備粥當早餐，有剩的就成了當日的午、晚餐……然後，由女性打飯給等著取餐的隊伍，好分給 800 人食用。年長男性在料理檯旁進行檢查與監督，確保沒人排兩次隊，並監控食物分光的速度。[96]

由此可見，廚房運作必須建立一套分工流程，從最初的洗菜備料，到司爐、煮食、分餐服務、以及洗滌碗盤等，皆有一定的人力安排與預定時程，才能確保全體拘留民順利用餐。

廚房是代表食物利益的公共空間，無論是處於飢餓恐懼的拘留民，或是有職務之便的廚工，皆可能藉機竊取食材。事實上，濰縣拘留營的廚房確曾發生過食材遭竊事件。[97]然而，類似狀況的處理，並非由日方出面，而主要是由委員會執行宣導與約束。因此，委員會必須愼重篩選廚工人手，例如安排具宗教身分的拘留民，來負責廚房內部運作。二號廚房的工長及其助手，即隸屬於救世軍（Salvation Army）。不僅如此，他們的熱忱甚至帶動廚房內的工作氣氛：

> 我很快就發覺，這裡的人們工作時都保持著熱情振奮的情緒。沒有人抱怨、沒有人偷懶。工長伊文登少校還有他的助手索頓少校兩人都是救世軍的成員，他們以身作則，即使最髒的活也絕不退縮。他們每天要挑選供應的那些已經半腐爛的動物肉和內臟，從上面切下所有能吃

96 Langdon Gilkey, “Preface,” *Shantung Compound*, p. 55.

97 關於營內偷竊問題，與委員會執行懲處過程中遭遇的兩難局面，參見朗頓．基爾凱，《山東集中營》，頁 199-236。

的部分，放到食堂的鍋裡……他們捲起袖子，用刷子伸到烹煮食物用的大鍋裡使勁刷洗。[98]

有趣的是，赤柱營內的委員會的作法也如出一轍。凡出任廚房工作的相關職務者，多會挑選神職人員、傳教士、或是具有基督徒品格的人士。這些人選多被視爲能維持廚房出餐應有的流程與紀律，同時也能用心處理配給食材。

三則，掌握公平性原則，並妥善分配給用餐者。三餐配給工作除了考驗廚工們的品格與團隊分工精神外，從均分角度料理食材與分配食物的能力，也不容輕忽。因此，負責料理配給食材的廚工，在烹煮過程中需考量到分配的公平性。難題在於食材配給量有限，用餐人數卻眾多。對此，廚工的權宜之計，即是以食材和水燉煮調味，以一人一勺的方式來解決。[99]儘管這類加水稀釋的料理稱不上美味，至少能讓大多數拘留民平均共享，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中和平共處。由於這類烹煮方式成爲常態，故也說明了爲何拘留民記憶中的營內飲食，總是出現粥糊、燉菜類爲主的料理。

除了公平性的考量之外，廚工們也需具備基本食安觀念。由於營內廚房的冷藏設備不佳，尤其夏季蒼蠅多，氣溫又高，往往使得日方配給的肉品處於腐壞邊緣。爲此，廚工們的職責之一，就是讓這些未經冷藏、瀕臨腐爛的肉類，得以發揮最大食用價值，絕不輕易丟棄浪費。與此同時，委員會也分派營內具獸醫專業背景的拘留民，讓他們充作肉類檢驗人員，爲營內的飲食衛生把關。在拘留民的餐桌上，還有一些值得留意的細節，有助於觀察成人以及兒童如何因應拘留營生活而建立新的飲食習慣。

98 德斯蒙德．鮑爾，《小洋鬼子──一個英國家族在華生活史》，頁 211。

99 英國國內在二戰時期實行嚴格的食物配給政策，不僅戒除奢華的飲食，亦講求分配的公平性，與降低總體的消耗需求。由此可知，如何達到分配的公平性，乃是配給制度在落實過程中至爲重要的因素。J. J. MacGregor, “Britain’s Wartime Food Policy,”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25:2 (May 1943), p. 386.

（二）食材應用、料理變化與兒童營養補給

儘管戰時配給制的飲食條件乏善可陳，但濰縣拘留民並未放棄創造飲食趣味，於是產生一些增加與活用食材的方法。[100]不僅有助於補充配給制的不足，同時也展現出拘留民節約過生活的策略。

首先是在營內空地上設置菜園。拘留民開始在營內著手種植一些中國農家經常食用的蔬果，靠這些收成，讓平日單調的飲食增添些許變化。許多外僑對於中國在地農蔬多半陌生，更遑論親自種植。不過，傳教士卻因長期與中國群眾接觸，累積了相關種植經驗，遂能協助營內外僑耕種，從農活中獲得不同於戰前的生活體驗：

> 我們變得非常精通於撿拾樹枝、樹皮以及任何可以用來燃燒的東西。我們還和一位傳教士求教，掌握了中國人習慣食用的一些蔬菜的知識。最終，我們選擇了五種可食用的野菜，種植在拘留營空曠的院子裡，它們長得非常旺盛，鬱鬱蔥蔥，生機盎然，足夠我們採摘食用。有了這些蔬菜，不但可以補充配給食物的不足，還可以豐富我們的飲食種類。[101]

類似作法也出現在赤柱拘留營，有拘留民強調種地瓜好處多，地瓜不僅美味，葉子可吃，梗的部分還可以當燃料。[102]不過，直到 1944 年，赤柱拘留營才出現規模較大的公共菜園，時間上較濰縣拘留營爲晚。[103]

其次是針對食材屬性加工利用。爲了節約與保存之便，濰縣營拘留民遂將當季水果加工製成果醬。例如，有拘留民從販賣部購得柚子，便以糖漬方式製

---

100 "Article written in unidentified magazine by Esther Hess on leaving Weihsien," p. 181,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RayM/Documents_Archives/EstherHess/EstherHess.pdf (accessed June 25, 2017).

101 馬丁，《芝罘學校——1881-1951 年之間的歷史和回憶》，頁 185。

102 William G. Sewell, *Strange Harmony* (London: Edinburgh House Press, 1948), p. 114.

103 事實上，設置公共菜園並非赤柱拘留民的自發性作法，而是日方以獎勵方式促使拘留民設置公共菜園。William G. Sewell, "Internment in Hong Kong," *The Friend* (November 1945), p. 737;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p. 88.

成果醬，延長食用時間。此外，拘留民也會在日常生活中善用資源。例如，勤於蒐集果核或果皮等廚餘，妥善盛裝在寢室內的大缸，待靜置一段時日後，便能發酵製醋。在飲品方面，有拘留民以地瓜發酵釀酒；茶葉更是反覆浸泡多次，直到淡而無味後，才捨得丟棄。[104]

其三，是運用中式烹煮技巧，增加打牙祭的機會。懂得應用中國人的烹煮技巧，意外成了營內人人稱羨的技能。有拘留民描述他的室友「具有中國人的寶貴能力」，指的就是此人的烹飪本領；唯有這位在中國長大的英國人，才懂得如何將孩子們在小河中抓到的爬蟲類，做成一道美味的中式料理。[105]

但也有案例顯示，拘留民未必都能接受以在地農作爲主的飲食新習慣，其中不乏心理或是生理上的抗拒例子。例如，濰縣拘留營的早餐中，經常可見大蔥，但其特殊氣味並非人人喜愛。曾有美籍主顧修女會的修女抱怨大蔥氣味難聞不已，卻又經常出現在早餐配給的粥糊裡，根本難以下嚥。於是這群修女決定排隊領取早餐時，僅取麵包攜回臥室，再搭配自己收藏的果醬與咖啡食用。然而，果醬與咖啡總會消耗完畢，即使得挨餓，修女們依舊拒絕食用大蔥。[106]由此可知，縱使配給食材種類的選擇性有限，仍難以改變拘留民的口味。

惱人的問題不只是特殊氣味，食用過量的單一蔬果，也會造成拘留民腸胃不適。濰縣拘留營最初運作的數月間，擔任廚工的拘留民們爲了消耗配給中的大量小黃瓜，遂群起集思廣益，不斷變換多種料理方式，好讓大家不會吃膩生厭。除了生吃之外，還有煸炒、蒸煮、燉煮等。未料，不少拘留民因頻繁食用而過量，導致不少人腹瀉。[107]

---

104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105 "Missionaries' Experiences in Internment," SOAS Archives, CWM/LMS/15/08/05/01. 原文描述爲「像烏龜般」的爬蟲類，疑似爲鱉。

106 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 175.

107 Ronald Clements and Steve Metcalf, *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 (Oxford, UK: Monarch Books, 2010), p. 47. 1944 年，在非淪陷區內工作的傳教士同樣面臨飲食匱乏的問題，內地會曾倡議傳教士參考中國人的烹煮方式，不過，文中指出，倘若完全依照中國人的烹煮方式，容易導致口炎性腹瀉（sprue），這是一種營養吸收不良的病症。"War Time Diets," *Field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pril 1944), p. 14, SOAS Archives, China Inland Mission Archives (CIM), CIM/07/03/07.

即便拘留民積極應用食材，處於發育階段的孩子仍得面臨挨餓的挑戰：

> 令人不忍的是，看著發育的孩子，特別是大男孩，坐下來吃一小勺燉菜或是湯品，淋在他們所分到的麵包上，通常每人分配的量不超過兩片，結果是離開用餐室時仍餓著肚子。[108]

爲此，成人拘留民衍生一套專爲兒童與青少年設計的營養補給法：餵食蛋殼粉。這段關於蛋殼粉的記憶，戰後多年仍深植於芝罘校友心中，針對此一作法的解釋如下。

首先，以餵食蛋殼粉，作爲補鈣的替代方案。在西人飲食生活中，牛奶與雞蛋乃是基本營養來源之一。[109]然而，在濰縣拘留民的營養攝取來源中，雞蛋與牛奶的供應明顯不足。由於缺乏適量且穩定的雞蛋與牛奶供給，兒童無法從三餐中吸收足夠的鈣，遂相繼出現牙齒缺乏琺瑯質，或是少女月事停滯等問題。[110]爲了解決兒童缺鈣現象，營內的芝罘學校教師聽從具有醫療專業的拘留民建議，每日餵食學生一匙磨碎的蛋殼粉，以達補鈣效果。於是，餵食蛋殼粉一事，成了芝罘學校師生在營內的一項例行活動。

其次，是關於蛋殼粉的製作與食用方式，先由芝罘學校的教職員負責搜集蛋殼，洗淨後烤乾並磨製粉末，再供學童們食用。爲了讓學生願意吃這難以下嚥的蛋殼粉，他們常將蛋殼磨細碎後，再拌入穀物粥、麵包糊，好讓學生吞食；或是讓學生列隊張口，吃下由教師餵食的一小匙蛋殼粉，這也成了一種生活慣例。[111]不過，多數學生對此反應不佳，除了吞嚥困難之外，還會引發一連串作嘔、噎到的噁心感。因此，學生在吞食蛋殼粉前，得先反覆練習閉氣、

108 George A. Scott, *In Whose Hands? A Story of Internment in China*, p. 53.

109 以戰時實行配給制的英國社會爲例，當時幾乎將所有食物都列入配給制範疇，唯獨麵包與馬鈴薯除外，如此才能有效地補足民眾日常所需的卡路里。儘管如此，母親、兒童與傷殘者皆享有優先取得牛奶與雞蛋配給的權利。E. M. H. Lloyd, "The Food Situation in a World at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225 (January 1943), pp. 83-84.

110 "Recollections of Weihsien," *Chefoo Magazine* (2003), p. 25.

111 "Britons and Parachutist Reunited," *Chefoo Magazine* (December 1984), p. 21. 營內還有人發明不同的吃法，將烤過的花生磨成塊狀的花生醬，混入蛋殼粉給孩子們吃。Ann Colette Wolf, S. P., *Against All Odds*, p. 178.

深呼吸。[112]蛋殼粉之外，吃鐵屑也是企圖改善兒童營養不良的方式。前拘留民摩爾（Ray Moore）表示，當年他在營內出現貧血症狀，教師遂餵以金屬碎屑，作爲補充鐵質的替代品。[113]

無論是種植在地蔬果增加食材，或是配合營內生活條件的飲食新習慣，乃至於廚工團隊的加水稀釋燉煮方式，這些作法的共同目標，都是爲了讓全體拘留民免除飢餓之苦。總之，拘留民在營內的飲食問題，包括吃甚麼？怎麼吃？誰來煮？環繞這些問題的核心，不在於強調是否美味，而主要是體現出拘留民群體致力於維持拘留營運作，以此達成營內的「正常化」秩序。

美味與否的問題，儘管在上文討論中相形次要，但追求可口飲食乃是人類天性之一。因此，還是會有拘留民想方設法湊足手邊的原物料，在營內製作一些記憶中的美味料理。但美食共享者的考量上，不再以全營人口爲主，而是滿足一小社群或是家庭成員。

（三）拘留民的飲食社交與〈濰縣食譜〉

爲了維持一個有利於多數人和平共存的環境，拘留民群體建立一套運作模式，以此維持濰縣營內的「正常化」秩序。其中，關於飲食問題的解決與分配，及其構成的關係網絡，正是有效連結拘留民群體，一同對抗有限資源與艱困生活條件的必要課題。不過，飲食問題不全然只是令人焦慮不安，有時也能提供生活趣味，成爲拘留民紓解生活壓力，建立社交共享的互助網絡。

首先，飲食話題一向是拘留民閒談時的熱門主題。因爲美食想像能讓拘留民從各自的味蕾記憶中，喚起往日的美好情景，爲聊天的雙方創造樂趣。例如，模擬點餐的對話情境，讓談話者進入美好的想像，只需靠著細數「牛排、火腿、南方炸雞、冰淇淋、漢堡、巧克力奶昔，甚至普通不過的熱狗」，[114]都能讓拘留民暫時跳脫當下的生活處境。拘留民也會利用排隊領取配給餐點的時間，交

112 "Recollections of Weihsien-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You Always Think about Food," *Chefoo Magazine* (2003), p. 24.

113 Ray Moore, *Moondani Kyema (Embrace the Dawn): My Story*, p. 46.

114 Mary L. Scott,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換一些小道消息，例如，二號廚房內配給的鹽失竊了，此案備受關切的理由，正因牽動到拘留民利益；又或是謠傳拘留營外部的恐怖戰況等等。[115]

其次，廚房張貼的菜單布告，不僅展現拘留民自娛娛人的幽默感，顯然他們也想藉此消解一下現實飲食情況的單調苦悶。摩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當年還是小學生的他，被分配在一號廚房取餐，印象中食物總是平淡無奇，倒是菜單布告上列出的名稱，讀來具有異國風味，讓人有置身豪華大飯店之感。[116]不過，真正實情不外乎是麵包糊當早餐、加水稀釋的燉菜當午餐，最後再將當日剩餘的食物一併燉煮成晚餐。

其三，是拘留民群體互助下的甜點社交。營內飲食多以充飢與滿足基本需求爲前提，不過，卻有拘留民提到在營內吃蛋糕、餅乾、奶油烤麵包等甜點的記憶。這點印證了來自紅十字會包裹、販賣部，或是黑市的食材與原料，的確讓拘留民的味蕾偶有機會逃脫日軍配給的控制。一旦拘留民取得足夠材料，諸如一定比例的麵粉、雞蛋、糖等，就能製作令人垂涎的甜點美食。共享甜點自然也成了拘留民在營內發展社交活動的一大利器。[117]

不過，在原物料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能夠落實這套甜點社交？浦東拘留營的蓋爾醫師夫婦舉辦的茶會，提供我們一個有趣的切入點。1944 年冬天，蓋爾夫婦決定舉辦茶會，廣邀友人在聖誕節禮拜結束後同聚。席間的重頭戲當然是甜點上桌，包括「三明治、兩塊蛋糕以及一些簡單的餅乾」。[118]令人訝異的是，分食這些甜點的賓客竟多達 26 位，不難想見每人可享用的分量極其有限。戰時物資條件不足，甜點本是彌足珍貴的享受，自然無法苛求量的多寡。

事實上，類似這樣的茶會，背後具有原料集資、甜點共享的概念。參與茶會的前提，是必須共同分擔一定比例的糖量，再交由茶會主辦者烘焙蛋糕，邀

115 J. W. G. *Bruce, Birds in the Fowler's Net: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p. 16.
116 Ray Moore, *Moondani Kyema (Embrace the Dawn): My Story*, p. 47.
117 據國際紅十字會代表的訪視報告，不少拘留民在濰縣營內可以應用小型的中式爐灶，間接證實拘留民在濰縣營內有機會可以自製點心享用，既供補給，也是生活排遣。〈在支那各収容所視察報告〉，《帝国権下敵国人収容所視察報告．第二卷》，檔號 A-7-0-0-9-11-1-9-002。
118 Sonya Grypma, *China Interrupted*, p. 208.

請參與者出席共享。也就是說，藉由集結個別拘留民擁有的配給糖量，才能促成甜點的製作。透過這樣的茶會形式，一方面可解決個人手邊因糖量不足，無法製作甜點的遺憾；另一方面可製造生活樂趣，促成拘留民間的社群交往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這套作法涉及拘留民間的互信基礎，唯有彼此信任，才會願意貢獻自己珍藏物資，換來難得的美食體驗。

在濰縣拘留營內，部分拘留民社群採取原料集資方式，發展出類似前述蓋爾醫師的甜點社交模式。一旦有機會取得足夠原料，拘留民遂有製作甜點的機會，也藉此創造美食體驗以及社交樂趣。所以，飲食生活的面向多元，對於拘留民群體而言，飲食不只是爲了克服生存壓力而已，在精神層面上還扮演著調節情緒的角色，讓拘留民從合作與共享的日常飲食活動中，建立正常化的生活秩序，以此適應拘留營這個因應戰爭而生的空間。

此外，有女性拘留民將這些在營內發生的美食記憶，化成一道道的食譜紀錄。由英籍外僑塔波（Ida Talbot）女士[119]輯錄而成的〈濰縣食譜〉（Weihsien Recipes），[120]即有助於我們解讀濰縣拘留營內的另類飲食經驗。該食譜提供的相關資訊，包括製作各式料理使用的材料及比重，或可做爲解讀拘留民創意飲食之參考。

〈濰縣食譜〉整體上以甜點爲主，共記錄 43 道料理作法，但也包含非甜點類的料理，諸如「蘇格蘭肉湯」、「鹹味鬆餅」、「起士醬」等等。註記年分多是 1944 年；另有 8 道料理的註記於 1943 年；最後一道甜點，則記錄於 1945 年 1 月 15 日。這些甜點的紀錄並非出自一人之手，食譜中共列有 13 位女性拘留民的名字，顯示該食譜是匯集了營內不同女性的巧思與創意，同時也混合了她們戰前的生活經驗。[121]這些料理多半簡易，所用材料並不複雜，以基本原料爲主，不外乎麵粉、糖、油、雞蛋、鹽、水等等，偶有搭配肉桂、香草、

119 據 Greg Leck 輯錄的濰縣拘留營人名錄所示，塔波女士連同先生與三名子女，一家五口同被拘禁在營內，他們是來自青島的英籍人士。Greg Leck, *Captives of Empire*, p. 679.

120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ChSancton/recipeBook/Recipes.pdf (accessed October 25, 2016).

121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果乾、濃縮牛奶等材料，增添不同風味。[122]根據食譜提供的原料比重可知，這些甜點的成品尺寸並不大，推估這些甜點製作，應是針對個別家庭食用，或是以一小群的拘留民團體爲主。

〈濰縣食譜〉內的料理既多以甜點爲主，本文將這些甜點的特色，約略歸納爲三種類型進行介紹，並解釋作法如下。一是該食譜紀錄的許多甜點具有歐、美傳統特色，諸如薑餅、乳脂軟糖、果仁蛋糕、司康等；式樣也很多元，除了蛋糕、糕餅之外，還包括軟糖、餡餅、餅乾、布丁、水果風味的糖霜、慕斯等。以「司康烤餅」爲例，材料及製作並不複雜，將麵粉 4 磅、糖 1 磅、發粉 4 茶匙、鹽 1 湯匙和酥油 1 磅加水調和，烘焙即成。[123]營內拘留民以英籍人口爲多，故食譜中有不少具英格蘭或是蘇格蘭風味的料理，除了「蘇格蘭鬆餅」之外，還有「蘇格蘭肉湯」，這道料理充分運用營內可取得的食材，包括大麥、乾豌豆、半磅羊肉、大蔥、紅蘿蔔、白蘿蔔、嫩甘藍等，加以燉煮而成。

二是因地制宜的創意甜點，呈現在地風味。事實上，運用在地食材，以及中式點心的製作方法，成了〈濰縣食譜〉的一大特點。以「蒸式大棗蛋糕」爲例，其特色之一就是加入中國大棗來增添風味。製作步驟如下：先浸泡 30 到 40 粒的大棗至隔夜，再切成六等分使用；接著依比例搭配如下原料，包括麵粉、麵包屑、鹽、油、雞蛋、紅糖、小蘇打粉等。調和這些原料後，放入抹油的罐內，再用油紙包覆，放入煮沸的平底鍋內，蒸 2.5 個小時以上尤佳。[124]此外，食譜內另有一些頗見特色的甜點，是融入中式點心中常見的糖稀技巧製成的，此類甜點的特色之一，是運用糖稀來降低、甚至取代原本應用的糖量。[125]食譜中列有「糖稀燕麥脆餅」、「糖稀餅乾」、「糖稀太妃糖」等三道，也展現出中西混搭的風味與創意。

---

122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123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124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125 製作糖稀使用的原料，包括麥芽、地瓜與玉米等。一般而言，糖稀技巧適用於糖果、糕點等製品，且具有補虛、潤肺療效，製作上須經過蒸料、糖化、淋濾、熬煮等過程。有關糖稀的簡易製法與說明，可參見王桂眞，〈晶瑩糖稀憶童年〉，《食品與健康》，2015 年第 12 期，頁 52；射剛，〈用薯渣熬製糖稀〉，《河北農業科技》，2001 年第 12 期，頁 38。

三是以「濰縣」（Weihsien）或拘留營（Camp）來命名的糕點。該食譜出現數道以拘留民戰時所在空間爲名的甜點，顯示他們以此方式營造出居家生活般的趣味，或可充作戰時日常的調適。例如，「濰縣長條蛋糕」的製作原料，有雞蛋、碎核桃、肉豆蔻、發粉、麵粉、糖、鹽等，同時也加入在地食材與中式糕餅的作法特色，包括用豬油增添香氣，加入碎大棗、肉桂、丁香等，最後加入去皮切丁橘子，約半杯左右的量。[126]食譜中，以「濰縣」爲名者，另有「家常濰縣蛋糕」、「濰縣餅乾」；也有以「拘留營」命名者，諸如「拘留營家常糕餅」、「拘留營鬆餅」。這類甜點的製作原料相當簡單，僅有麵粉、發粉、酥油等，不如上述「濰縣長條蛋糕」的用料般豐富。

上述三種甜點類型，恰巧反映三個層次的意義。具有歐美傳統特色的甜點，象徵著拘留民對母國家鄉生活的記憶；因地制宜的創意甜點，說明了拘留營內人們克服現實環境的方法；至於以「濰縣」或是「拘留營」來命名的糕點，則表達了拘留民的集體認同，也傳達了他們適應營內生活的心境。透過甜點，正好讓我們注意到，即使身處拘留營，食物不僅代表著文化與社會的象徵意義，同時也反映拘留民應對生活的方式。[127]

〈濰縣食譜〉有助於佐證部分拘留民在營內曾享有特殊的美食經驗，但是，這些料理製作的簡易紀錄，並未就飲食心得多加描述。儘管如此，有一點仍值得注意。該食譜顯示，1944 年以後，製作者選擇採用水果、或是如糖稀等其他作法，來設法增添蛋糕應有的甜味。換言之，糖量所佔比例越發偏低。糖是甜點製作的必備原料，〈濰縣食譜〉反映出糖量使用的降低，隱約透露出戰局變化的影響。事實上，隨著日本局勢不穩，糖的配額日漸緊縮，導致拘留民無論是用合法或是非法管道，皆不易取得，在此情況下，想製作甜點實屬困

126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127 關於食物的社會意義與象徵，可參考 Roland Barthes, “Towards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 in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s.,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0-27; Arjun Appadurai, “Gastro-Politics in Hindu South A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8:3 (August 1981), pp. 494-511. 感謝審查委員提供相關資訊。

難。總之，一旦戰事逐漸有利於同盟國，拘留民在營內的飲食條件反而越發呈現頹勢。由此可知，拘留民是否有餘力享用甜點，竟也受制於戰情的變化！

五、結　語

二戰時期日軍設置的拘禁空間，依照拘留對象的性質，區分為戰俘、勞工、平民外僑等，運作的實際情況也各有差異，無法一概而論。因此，本文無意以濰縣拘留營來涵蓋其他拘留營的情況。為了避免錯誤理解與想像誤植，本文從日方管理拘留營的作法，以及拘留民落實自治權所建立的飲食生活模式，來分析濰縣這個以拘禁平民外僑為主的拘留營的情況。

為了論證拘留民在濰縣營內的處境，與其他戰時拘禁空間的區別，本文以飲食面向為討論視角，藉由配給制、食材來源與應用方式，說明日方管理拘留營的立場並非以滅絕屠殺為目的。在這樣一個防止外僑通敵，同時可作為人質管理的戰爭空間內，日方運用軍力管制的色彩不深，同時也讓拘留民有自行承擔營內生活事務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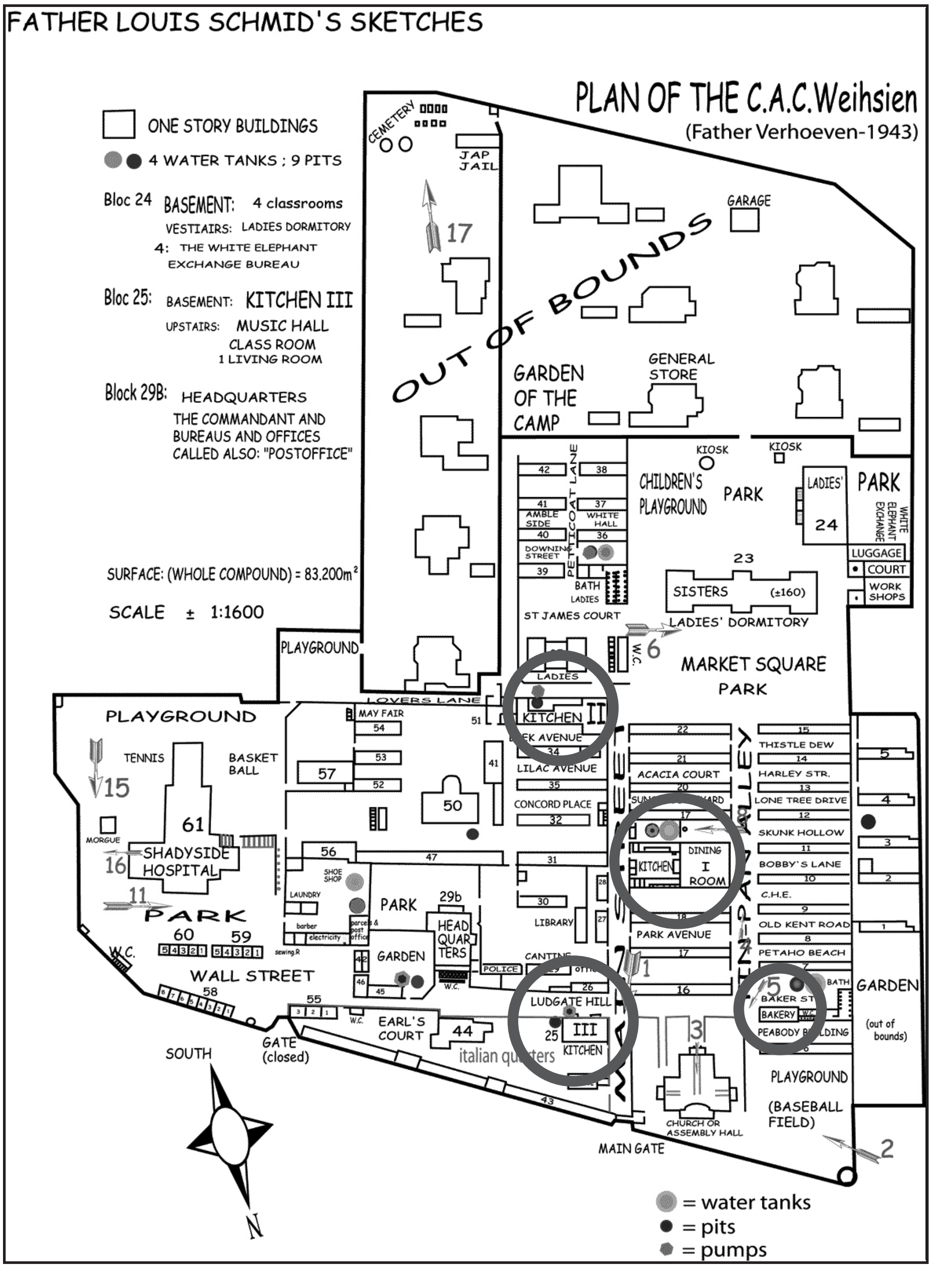
從飲食面向來探討，也有助於瞭解拘留民的日常活動，以及維繫營內的「正常化」生活的方法。飲食課題正是拘留民維持「正常」生活的關鍵之一，也體現出拘留民在飲食關係網絡中的主動性。營內飲食牽涉到的核心問題，不完全是美味與否或是分量多寡，而是拘留民如何活用有限的資源，為飲食需求創造更貼近戰前生活的可能。本文考察濰縣營內拘留民的生活記憶，藉由食材種類與來源、食材應用與料理方式、廚房運作與廚工職責，以及甜點社交等方面，討論拘留民群體如何在資源與空間受限的生活壓力中，尋求解決之道，並且照顧發育中的兒童及其成長所需。

濰縣營拘留民的飲食並非完全受限於配給制，而拘留民群體也積極合作，一方面消弭彼此的差異性，讓來自不同區域、不同社會階層的拘留民，共同分擔營內生活事務；另一方面，則是想辦法讓拘留民群體和平共存，為生活建立一套「正常化」秩序的契機。對於這批在戰時喪失自由的英籍外僑而言，拘禁

形式並未完全剝奪其自主性；他們在不得不適應拘留生活的過程中，仍發揮了主動性。拘留民在濰縣營內獲得實踐自治的機會，這促使他們不只是停滯在受困心態上。除了透過分工合作解決飲食需求之外，藉由甜點社交來排遣愁悶、營造拘留民群體間的互助網絡等作法，證明多數人在營內不光是消極度日，而是以集體共存的利益爲前提，建立起一套井然有序的「正常化」生活模式。而這套模式的建立與維繫，也側繪出拘留民群體在濰縣拘留營內的生活面貌，全然有別於後世想像中飽受日軍虐待的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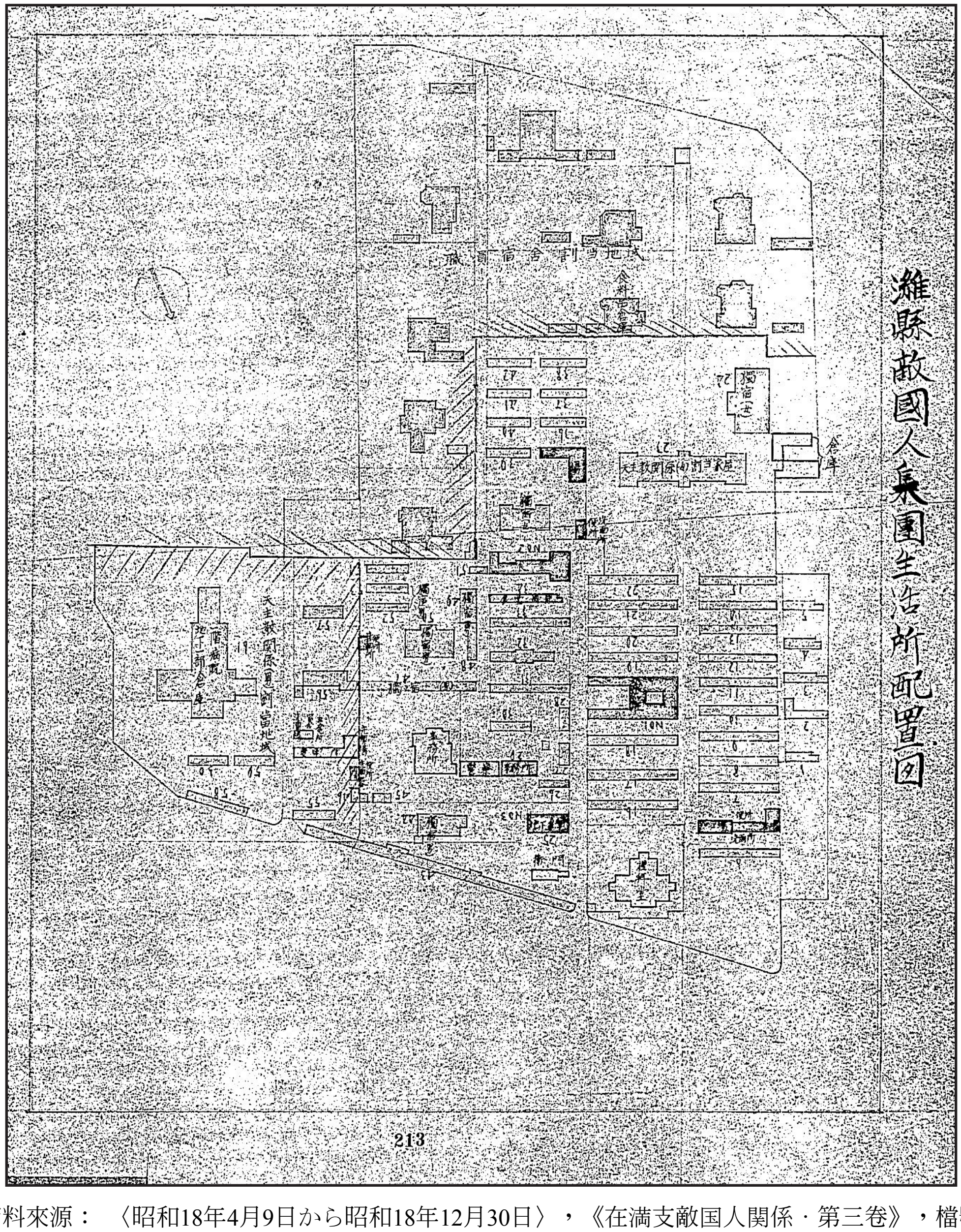
最後，筆者認爲，飲食課題或也有助於擴大成不同拘留營之間的比較研究，並增添二戰史討論議題的多元性。不容諱言的是，拘留營的飲食背後牽涉到公平性原則的落實，以及勞動分配的實踐，勢必也會造成類似這多達千人以上的拘留民群體，生活上發生摩擦與衝突的機會，但由於這方面的問題並未嚴重影響拘留營的運作，因此本文對此著墨較少。另外，本文應用的史料多爲英籍外僑的傳記與回憶錄，他們具有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使得信仰的因素可能會深入影響這批拘留民在戰後的回憶及詮釋視角。筆者亦期許往後能繼續深入探討拘留民生活史的宗教信仰層面，以此分析二戰時期這些被日軍拘禁的平民外僑的心理狀態，並就教於學界的先進同好。

附圖 1　拘留民 Louis Schmid 神父繪製的濰縣拘留營圖



資料來源：http://weihsien-paintings.org/schmid/pages/page19.htm (accessed October 18, 2019).

附圖 2　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配置圖



資料來源：〈昭和18年4月9日から昭和18年12月30日〉，《在滿支敵国人関係・第三卷》，檔號 A-7-0-0-9-11-2-2-003。

徵引書目

一、檔案

Colonial Office (C.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980/126.

Foreign Office (F.O.),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United Kingdom, 369/3438, 233/212.

Lunghua Camp: Documents Relating to Nutrition and Health, The British Library, ADD MS 88938/2/1/7/3.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Archives, University of London, CIM/07/03/07, CWM/LMS/15/08/05/01, CWM/LMS/15/08/05/02, MS/381081, PP/MS/16/7.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檔案

《帝国権下敵国人収容所視察報告．第二卷》，檔號 A-7-0-0-9-11-1-9-002。

《在満支敵国人関係．第三卷》，檔號 A-7-0-0-9-11-2-2-003。

《在満支敵国財產管理並權益接収関係．第二卷》，檔號 A-7-0-0-9-17-1-002。

二、報紙、期刊

At Home and Abroad, 1946.

China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Minutes, 1943.

Chefoo Magazine,1984, 2003.

Field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44, 1946.

In a War-Torn World - The Story of 1941-42: The 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42.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943.

New York Times, 1942.

Nutrition and Food Supply: The War and After, 1943.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3.

The Friend: The Quaker Weekly Journal, 1945, 1946.

The Kingdom Overseas, 1943.

三、專著

何天義編著，《日軍侵華戰俘營總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何天義編著，《亞洲的奧斯威辛：日軍侵華集中營揭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

馬丁（Gordon Martin）著，陳海濤譯，《芝罘學校——1881-1951 年之間的歷史和回憶》，濟南：齊魯書社，2013。

朗頓・基爾凱（Landon Gilkey）著，程龍譯，《山東集中營》，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

張勤瑩，《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新北市：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

雷震遠神父（Fr. Raymond J. de Jaegher）、愛蓮・科巴利・崑（Irene Corbally Kuhn）著，李潘郁譯，《中國赤潮記》，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

德斯蒙德・鮑爾（Desmond Power）著，謝天海譯，《小洋鬼子——一個英國家族在華生活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Archer, Bernice. *The Internment of Western Civilians under the Japanese1941-1945: A Patchwork of Internme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Amos, Paul. *Your Heavenly Father: The Moving Finger.* Unpublished.

Blackburn, Kevin, and Karl Hack, eds. *Forgotten Captives in Japanese-Occupie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Cliff, Norman. *Courtyard of the Happy Way*. Evesham: James, 1977.

Cliff, Norman. *Prisoners of the Samurai: Japanese Civilian Camps in China, 1941-1945*. Romford, Essex: Courtyard Publishers, 1998.

Clements, Ronald, and Steve Metcalf. *In Japan the Crickets Cry*. Oxford, UK: Monarch Books, 2010.

Collingham, Lizzie. *The Taste of War: World War II and the Battle for Food.* London: Penguin Group, 2011.

De Jaegher, Raymond J., and Irene Corbally Kuhn. *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52.

Emerson, Geoffrey Charles.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Goldsmith, Elizabeth. *God Can Be Trusted*. Cumbria: OMF Publishing, 1996.

Grypma, Sonya. *China Interrupted: Japanese Internment and the Reshaping of a Canadian Missionary Community.* Waterloo, Ont.: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Gilkey, Langdon. *Shantung Compound: The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66.

Leck, Greg. *Captives of Empire: The Japanese Internment of Allied Civilians in China, 1941-1945.* Bangor, PA: Shandy Press, 2006.

Miller, Sheila. *Pigtails Petticoats and the Old School Tie.* Kent: OMF Books, 1981.

Michell, David. *A Boy's War*. Singapore: OMF International, 1988.

Priestwood, Gwen. *Through Japanese Barbed Wire: A Thousand-mile Trek from a Japanese Prison Camp.* London: George. G. Harrap & Co., 1944.

Previte, Mary Taylor. *A Song of Salvation at Weihsien Prison Camp*. Soundersburg, PA: Moses & Ida Chu, 1985.

Sewell, William G. *Strange Harmony*. London: Edinburgh House Press, 1948.

Scott, George A. *In Whose Hands? A Story of Internment in China*. London and Redhill: Lutterworth Press, 1956.

Wolf, Ann Colette, S. P. *Against All Odds: Sisters of Providence Mission to the Chinese, 1920-1990.* Indiana: Saint Mary-of-the-Woods, 1990.

四、論文及專文

王桂眞，〈晶瑩糖稀憶童年〉，《食品與健康》，2015 年第 12 期，頁 52。

石岩，〈二戰時期日軍設立的瀋陽盟軍戰俘營和濰縣僑民集中營之比較研究〉，《抗戰史料研究》，輯 1，2015 年 10 月，頁 64-71。

吳宗俊，〈濰縣樂道院暨西方僑民集中營舊址入選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走向世界》，期 40，2019 年 10 月，頁 48-51。

射剛，〈用薯渣熬製糖稀〉，《河北農業科技》，2001 年 12 期，頁 38。

連玲玲，〈從自我書寫到公眾展演：艾佩琪（Peggy Abkhazi）的戰時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6 期，2014 年 12 月，頁 49-93。

張寧，〈在華英人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屠害者」，1890-19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4，2000 年 12 月，頁 89-144。

劉建蘭，〈濰縣樂道院研究〉，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臺灣史研究》，卷 24 期 3，2017 年 9 月，頁 89-140。

譚玉萍，〈「濰縣僑民集中營」中的外國僑民〉，濟南：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4 月。

Appadurai, Arjun. “Gastro-Politics in Hindu South Asia,” *American Ethnologist*, 8:3 (August 1981), pp. 494-511.

Barthes, Roland. “Towards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 In Carole Counihan and Penny Van Esterik, eds.,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0-27.

Coble, Parks M. “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5:2 (March 2011), pp. 379-398.

Crossman, Eileen. “Sometimes I Remembe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Henshaw, Jonathan. “Beyond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Accommodation and the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hina, 1943-1945.” M. 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0.

Henshaw, Jonathan. “Beyond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Accommodation’ at the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China, 1943-1945.” In Gilly Carr and Harold Mytum, eds.,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isoners of War: Creativity Behind Barbed Wi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152-167.

Lien, Ling-ling. “Writing History on their Own: War, Identity and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Old China Hands.’” *Global Europe: Basel Papers on Europe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No. 110 (2015), pp. 1-22.

Makepeace, Clare. "For 'All Who were Captured'?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Ex-prisoner of War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War & Culture Studies*, 7:3 (August 2014), pp. 253-268.

Oliver, Lizzie. "'What Our Sons Went Through': The Connective Memories of Far Eastern Captivity in the Charles Thrale Exhibition, 1946-1964." *Journal of War & Culture Studies*, 7:3 (August 2014), pp. 236-252.

Spink, Christina D. "An Oral History Case Study on the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ing at the Chefoo School and i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Ph. D. dissertation*,* Widener University, 2000.

Wansink, Brian. "Changing Eating Habits on the Home Front: Lost Lessons from World War II Research."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 Marketing*, 21:1 (Spring 2002), pp. 90-99.

Yap, Felicia. "Voices and Silences of Memory: Civilian Internees of the Japanese in British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50:4 (October 2011), pp. 917-940.

五、網路資源

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課題組，〈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研究〉，http://max.book118.com/html/2014/0128/5722066.shtm （2014 年 9 月 20 日檢索）。

〈濰坊樂道院怎樣成爲東方的奧斯維辛〉，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38m5353.html （2018 年 1 月 5 日檢索）。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修訂第七版〉，https://www.hpa.gov.tw/File/Attach/725/File_1674.pdf （2018 年 5 月 1 日檢索）。

熊月之，〈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述論〉，http://www.historyshanghai.com/admin/WebEdit/UploadFile/IntrodYZ.pdf （2015 年 3 月 20 日檢索）。

拘留民 Louis Schmid 神父繪製的濰縣拘留營圖，http://weihsien-paintings.org/schmid/pages/page19.htm （2019 年 10 月 28 日檢索）.

"American Interests - China Transmission Camp Report No. 2 Weihsien Camp," Reproduce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VTS: SS 740.00115A Pacific War/1112,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history/DOCUMENTS/indexFrame.htm (accessed January 30, 2018).

"Article written in unidentified magazine by Esther Hess on leaving Weihsien,"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RayM/Documents_Archives/EstherHess/EstherHess.pdf (accessed June 25, 2017).

"Weihsien Recipes Collected by Ida Talbot in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943-1945,"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ChSancton/recipeBook/Recipes.pdf (accessed October 25, 2016).

Bruce, J. W. G. *Birds in the Fowler's Net: The Story of a Japanese Internment Camp*.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BobMcKnight/txt/chefoo1.pdf (accessed April 20, 2016).

Dr. Eye Health, www.dreye-health.com (accessed June 5, 2018).

Galt, Howard S. "The Internment Camp at Weihsie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March- September, 1943."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onMenzi/ScrapBook/1943-Galt_Weihsien-1.pdf (accessed July 23, 2017).

Kuhn, Lt. Edward, Jr. "Weihsien Camp Internees Saw No Jap Atrocities." *The North China Marine,* May 1946,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Aftermath/TheNorthChinaMarine/txt_TheNorthChinaMarine.htm (accessed January 4, 2018).

McMullan-Murray, Gladys *China Born*.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NormanCliff/Diary/IdaChu/txt_Ida.htm (accessed November 7, 2017).

Moore, Ray. *Moondani Kyema (Embrace the Dawn): My Story*.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RayM/book/MoondaniKyema.pdf (accessed May 19, 2017).

Potter, Dorothy. "Three Stayed There: An Interlude,"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Potter/texts/DPotter.htm (accessed October 9, 2016).

Scott, Mary L. "Kept in Safeguard: Mary Scott Tells the Story of Her Experiences in Old China."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books/KeptInSafeguard-MaryScott/MaryScott(web).pdf (accessed March 30, 2016).

Wilder, George D. "Weihsien Diary." 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DonMenzi/ScrapBook/1943-WEIHSIEN_DIARY_Wilder.pdf (accessed November 30, 2017).

Aspects of the Daily Diet in Weixian Internment Camp: The Perspective of British Nationals, 1943-1945

Chang Ching-yin*

Abstract

Academic interest in British civilian internees and their experiences during World War II has recently grown.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analyz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se interned civilian aliens through diaries, memoirs, autobiographies, and oral history, and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diets of the inmates of internment camps. By focusing on the daily diet of the Weixia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our knowledge of the experience and memory of Western civilian internees, including what to eat, how to eat, and how diet reflected life in camp. To view the operations of the camp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die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following issues: food sources, preparation of food, cooking methods, kitchen duties of cooks, and making desserts to improve social lif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how did the Japanese manage the Weixian Camp? Second, what were the internees'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camp? And third, how did distribution of food resources effect the behavior of internees? Their specific daily experiences demonstrate that their autonomy under Japanese authority was the key to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camp. This points to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ixian Camp and the Nazis'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also demonstrates how internees developed a mode of normalization for cooper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ir life in Weixian Camp.

Keywords: Weixian (Weihsien) Internment Camp, food rations, diet memories, Western civilian internees, Civilian Assembly Center

*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